

年卷

期

4

8

第

第

五 大 雜 俚

四卷八期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八期(即35期)目錄

封面

托爾斯泰及其夫人

李作人

最後的槍聲

補拙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十四)

曾仲鳴

眠歌

江紹原

秋夜

陳醉雲

大題小做

王佐才

把政府與人民當作賭品嗎

大大題小小做

被金錢壓着的小題大做

附錄

旅法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宣言

——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醉雲
寶柏
春苔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册。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全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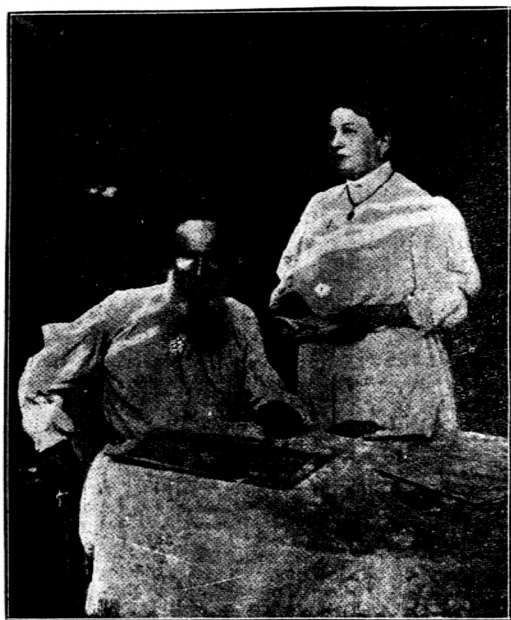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册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埠

- 開書明店 泰東圖書局
- (代業定) 亞東圖書局
-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 (代業定) 協謀圖書公司
- 光華書店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 南華書店 金屋書店
- 現代書局 愛文書局



托爾斯泰及其夫人

托爾斯泰及其夫人

補拙

這裏想趁着我們這位偉大的哲人而兼文豪的百年誕辰的機會，敘述一下他們夫婦生活所引起的糾紛。

愛與憎原屬孿生：異性愛的極致是結婚，結婚却無形中常是憎的根源。這從表面看來，好似說過了火，不然是厭世者的瘋言，或是無愛者的嫉妬，至少也是失戀者的憤慨。可是我們如若能平心觀察，靜氣研究，結果不能不承認這個結論。

只是我們這裏所要介紹的是托爾斯泰和他的夫人的過去歷史，而不是某個問題的一般的討論，恕難在本篇和讀者作進一步的商榷了。

不過於入正題之前，須得預向讀者剖白：作者并無絲毫反對結婚和主張獨身的見解，僅僅發覺他不要自己負責也不要他人舉手的優感罷了。

托爾斯泰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已經在他的浪漫的青春的心底種下了一種對於女人的成見。他說：「婦人社會是最令人厭煩的，在可能的範圍內，總以敬而遠之爲是。假如

不是女人的話，還有什麼人可以使我養成懈怠等一切的惡習呢？假如不是女人的話，還有什麼人把我們的本性，勇敢，果斷，良知，公正等美德喪失呢？」可是到了三十四歲的時候，反鬧起愛情的玩意兒來了，和一位十八歲的少女結婚而讚美他們的「無邊的幸福」的生活了。

甜蜜的生活，固然過了很不少的時間，可是漸漸地發現破綻了。他由自己的夫人再引起了她對於女人的一般的憎惡。他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着：「女人真是魔鬼的工具，民間故事都是這樣說。普通她們都是很令人討厭的蠢物，可是魔鬼要利用他們的時候，總把他自己的智慧借給了她們。我們不時發見她們做了許多智慧的，敏銳的，堅耐的奇跡，可是這只不過用以完成他們的作惡罷了。一談到人類的福利，他們所懂得的只是一點皮毛，絲毫沒有理性，也沒有堅毅。（母愛在外）。」他又說：「有的人除了待牛馬一樣地待他外，就不能一塊兒活下去：不要把他的出入放在眼中，不要令他難過，不要使他受你的影響，只有和他各守本分照規定的過着活。和他說：——不要把珠子

丟了……所有這些，本是可怕的事；可是不這麼樣，那就更糟了」。

及至到了他的晚年，竟因夫婦生活的痛苦，迫得常常發生「逃走」的企圖和對自己的夫人叫出「你到了的地方，空氣也給毒化了」的怨聲。終竟臨到生命的末日，以一個八十二歲古稀的年齡，抱病拋棄家庭死在阿士達波佛 (Astapovo) 的小火車站的站長家中，瞑目前也不和四十八年的老伴交一字的言語。這是多麼令人難以捉摸的事啊！

難道真的是造化小兒打發下來的捉弄男女的魔鬼，和顛倒人間的和平的撒旦在中間挑撥是非麼？

下面敘述的他們夫婦的關係，都是取材於托氏內妹和其長女的記錄中的。

(註)托氏內妹名 Tatiana Andreevna Kozminskaja (一八四六年)，與其夫人甚相對，兩人間通訊特多。其長女名 T. Soukhotine Tolstoj，托氏頗寵愛之。前者有回憶錄述托氏戀愛經過，原著為俄文，由 Alexandra Andreevna 和 Iudmila Savitzky 譯為法文，與後者所著之法文「我父親之死及其出走的遠因」同時刊入本年七月的「歐羅巴」雜誌托爾斯泰

生辰百年紀念專號內，共長幾及百頁。

「戰爭與和平」的作者之夫人名字叫做梭非亞 (Sophia Andreevna) 常被丈夫稱為 Sophia，而姊妹們都叫她作 Sonia，是俄皇宮醫 Ebers 的第二個女兒。

那年梭非亞和她的大姊 Tise 小妹 Tatiana 跟她的母親帶了還在襁褓中的弟弟去 Yonka 訪她的姑母，並且順便到了我們的「安娜小史」(Anna Karoline) 的著者的封疆耶斯拉耶波里阿那 (Iasnaia Poliana) 去訪了由外國回來的她母親幼年的閨友 Maria Nicolaevena (托氏的姊姊)。晚飯後，梭非亞靠在前廊的欄杆側坐着，Lev Nicolaevitc (托氏名) 望欄杆邊走去，這樣地問了一句：

——你孤另另地坐在這裏做什麼呢？

——我讚賞這風景。這有一種驚人的美麗。

——你的母親多麼地認真對於我們的老屋表示惋惜啊，我從新覺得不應該把他賣了。我們下去罷，我很想什麼都安置得妥妥當當地；可惜我們不知道你們今天的降臨，什麼招待的東西也沒曾預備。

我們這位耶斯拉耶波里阿那的伯爵，對於這些光臨的貴客的食物和寢具，都親自操心，因為還差一張小床，我

們的伯爵就將一把大的軟椅拖出來。

——那裏啊，就給我睡罷，梭菲亞說。

——我即刻就為你預備好了！他答覆了後，親自用他那雙不在行的手把臥褥展開，枕頭放上，小心翼翼，使得僕人們無所措手足。

餐後他們一同帶了茶具去散步 (Pique-Nique)，這位三十四歲的詩人歡喜得如同一個穿新衣，過新年的三歲小孩一樣，在夕陽的殘照中緩步踏過剛刈的如茵的草場，又攀上小丘的巔端，要求大家隨風合唱，真是有飄飄欲仙之概了。

三天後，這 Balte 家的母女幾人離開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到 Ivitch 去探看外祖父。第二天我們的詩人被一種無名的誘力所攝引，也到 Ivitch 來了。在那裏這一對相差十六歲的未來夫婦，特別的互相親近，顯然不是一般人的交際間所有的關係：她一看見他，臉上就泛起兩片桃紅的薄雲，據她的妹妹的觀察，可以在她的眼內讀出這樣一句話來：「我很想愛他，但我又怕。」因為她的姐姐 Lisa 自己相信會被托爾斯泰娶去做夫人，而另外有一位 Polivanov 也很眷戀着她（梭菲亞自己）。

這一晚上有一個家人組織的跳舞會，托爾斯泰加入家

長們的談話內，講的都是收割和麥價的話，當 Yachina 要求他舞一個 Valse 時，他說他老了。晚餐後梭菲亞和他好似很有心事的一同走了出來，靠近桌沿，她問：

——你明天就走麼？爲什麼這樣快呢？多可惜啊！

——我的姐姐一個人留在我家裏，她快要回到外國去。

——你也一樣嗎？

——不，從前曾有這種想頭，可是如今再沒有這種可能了。

梭菲亞也不再問那「不可能」的理由。她無疑地猜着了。她只說：

——我們回到客廳去罷，人家會來找我們呢。

——不，等一等，這裏多麼好！他說了後用粉筆在桌上畫着什麼繼續頓聲說：

——梭菲亞安德列夫拉，你能夠看了我寫的每一字的第一個字母就說出我所要寫的字來麼？

——可以的，梭菲亞望着他的眼睛這樣斷然的答了。她用她的靈威猜出來的字是下面的一行：

「你的青春和你的幸福的需求，很熱烈地喚起了我的老邁和難能而致我於快樂。」

——還有，你的家人以為我和你姐姐 Lise 很有接近的意思，那是大錯特錯。你和 Yriana 都在該留心我不承認這個。他加上這幾句話說明他的心事。

第二天托爾斯泰離開了 Ivritai 并約定 Bhers 一家人於回家程上再到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去打留幾時。本晚當 Yriana 接到他的愛人 Paquot 的來信跑到睡房去看時，Lise 正凭窗垂淚。Yriana 知道她的悲楚的由來，也不便問她哭泣的原因，只是設法安慰她。Lise 很沈痛的說：

——Yriana，梭非亞想從我這邊把 Lev Nicolaievitch 奪了去呢，你不看見嗎？Yriana 簡直不好如何答覆，直說了令她傷心，只有引她的注意到別的上面向她讀 Paquot 的信中寫着的精美的情詩。她讀了真的笑了。

又是三天過後，大家重新到了托爾斯泰的家中了。這次托爾斯泰親手預備一切，什麼也不欠缺。

第二天 Maria Nicolaievna 和 Bhers 母女一起去莫斯科，她由那裏再轉向外國去。臨到道別的時候，Lev Nicolaievna 也帶了一個從僕提了旅行箱篋走來，說是和她們一道兒去莫斯科。

大家聽了都覺奇怪，可是非常歡喜。他的解釋這次旅行的目的非常簡單：

——現在要我一個人孤單單地留下做什麼呵？

他的姊姊離國的第二天，就跑到 Podkovskoe 的 Bhers 家來了。他請求主母的允許，讓他帶了他的女兒們到 Podkovskoe 去參觀展覽會去。結果母親不讓女兒們單獨和男人出外，他只好和 Bhers 的兒子 Sacha 以及 Yriana 的愛人 Paquot 去了。回來時他向 Yriana 取笑 Paquot 說：

——這個 Paquot！當沙皇走過我們面前的時候，他合掌放在胸前，用一種很感動的聲音不絕的說：「啊可敬的！啊可愛的！上帝呀，你賜他長命！」

大家笑得合不攏嘴，那被人諧謔的，不惟不惱，倒反為之開顏。

托爾斯泰住在莫斯科，每星期三次地跑到 Podkovskoe 去看她們。到此梭非亞不再避忌，把她寫的一篇小說（註）給他看。他看了後在他的日記中（一八六二，八月，二十六日）記下了這樣一段。

「步行到 Bhers 家。安靜。親熱：：怎麼一種渾樸而真實的力量呵。她猶夷不決，很是煩悶。我通通看了，並不迷亂，也并不因羨慕和妒嫉而發生疑惑，可是『身體怪異地很少可引誘的地方』和『決斷力的無常性』這類的字

句，真真使我深深地感動。我自己安慰自己：在這些事情內面，并不是指我而說。」

（註）梭菲亞寫的那篇小說的主人公是侯命（Hercule）站在兩個愛人之間猶豫不決；這兩個愛人，一位是大學生，名字叫做 Shinnov，暗指她的愛人 Polivanov，一位是年紀較老的，名字叫做 Doubilinsky，智慧卓絕，却是身體難以引人，那就是托爾斯泰的代表了。

九月十七是梭菲亞和他的母親的生日，Ehrze 家移到城裏來住了。生辰那日賀客盈門，晚上專招待至親密友。托爾斯泰先夕就已到來。這時他似乎有許多的心事，時而坐在鋼琴旁，然而彈未終曲隨又停止；時而要梭菲亞一起到鋼琴上用四手奏樂，然而隨又說就這樣坐着，不必彈了。梭菲亞彈了一個叫做 Le Baccio 的 Valse 調，要 Titiana 和之而歌，托爾斯泰覺得要 Titiana 唱，太沒意義，很不高興。說也奇怪，梭菲亞一奏完，托爾斯泰却自己又把這調彈起來，彈到末尾幾行，表示出一種求恕和申訴的熱情，Titiana 跟着唱的陶醉了。托爾斯泰彈完後很感動地說：

——你唱的多麼動人啊，今天！
後來打聽托爾斯泰曾對人說，「假如那晚她唱得好

時，他那封信必定那天交給梭菲亞，不好時，還是把信留下。」

原來我們的詩人有種怪脾氣，每逢「怎樣辦好」和「結果如何」的問題當前時，他的決斷都因外圍的情形而定。

那晚當 Titiana 唱了歌後去預備茶點時，梭菲亞拿了一封信跑到自己房內去看了。一刻後，Lise 也尾之而來。

——梭菲亞！給我開門！即刻開了！我要看你！門開開了。

——伯爵寫給你什麼？快說。

梭菲亞手裏拿着信，還沒有讀完。并不答話。

——即刻說我聽，伯爵給你寫的什麼？Lise 隨又很傲然地說。

——他向我提出求婚的意見。她很溫柔地答了。

——拒絕！即刻拒絕！Lise 嗚咽地大叫起來。

梭菲亞一聲不響。好得由 Titiana 把她們的母親找來解了這個圍。這時我們的求婚者很不耐煩地在樓上等着梭菲亞的回復。

這裏就是該信的原文：

「梭菲亞，這已變成再不能忍耐的了。三個星期以來，我每日向自己反覆地說着：今天，我要通通說了。而

我靈魂上却常常帶了同一的憂慮，歉仄，恐懼以至快樂。每晚，如同此刻一樣，我回顧後面，我覺得悲楚，并且心上說：爲什麼我不說呢？什麼事我應該說，而且應該怎樣說呢？我帶了我這封信，預備交給你，可是偏偏我又失掉了那可能與勇氣，終竟沒有給我說明所有的一切。

「你的家庭的誤解，在我看來，是以爲我是你姊姊Lena的愛人。這是不確的。你的小說無時不在我的內心作祟，因爲這篇文章使我相信，對於這幻想于幸福的Dorothy，是不滿意的，我也相信你的對於愛情的含有詩意的追求：我更相信我在現在與將來不會對於你所眷愛的人表示妒嫉。我總以爲享受你的豔容，也就如享受孩童的一樣。在Lena，我曾寫過：『你的出現，過于熱烈地把我的年事和我的無能覺了醒來，同時正是你使我把牠覺醒的。』可是往後，我却自己騙着自己。彼時我還可有割斷這根情絲，回到我的寂寥的勞作的寺院內去，而從事于熱烈的工作之勇氣。現在呢，我簡直絲毫沒有辦法，我感到自己給你的家庭伴住了，再也不能分開，我和你的關係，這樣的單純又這樣的寶貴，是一種友誼的和忠誠之人的關係，已經互相默契。我既不能離此他去，又不能留在這裏。」

「你呵，你真是一個正直的人，手在心上，不要忙迫，以天的名字，不要忙迫，告知我：我應該怎樣辦呢？我將要笑死了，若如在一月以前有人對我說，以幸福自苦是可作的，有如我今天所作的一樣。告訴我，以一種正直的人的態度告訴我：你願意作我的妻麼？如你能從你那全靈魂很剛毅地贊成時，那你就說一個『是』罷。或者如若你心中有一點點兒疑惑的陰影，那就很爽直地說一個『不能』。以天的名字，問你的內心深處罷。我很怕聽『不能』這個字，可是我預先知道，而且我會從自身找到一種擔受的力量。可是如若真的永遠我不會如我愛你一樣地而成爲一個被愛的丈夫時，那將要可怕了……」

梭非亞讀完這封信後，在到她母親房內去之時，順道經過 Lev Nicolavitch 之前說：

——自然的，答應你。

片時之後，大家慶賀他們。Lena 沒有出席，他的父因病在床，當然沒有參加。事情不是所想像的那麼順遂，她的母親把這件事告訴她的父親後，她的父親很不滿意；他表示不給他們同意。他不惟是爲Lena 的痛苦表同情，而且第二個女兒結婚在第一個女兒之前，使他爲難。因爲傳統的習慣，這種事體是給當大姊的一個羞恥：後來她

的母親要 H. 和他解釋，求他不要爲自己的緣故而阻止妹妹的婚姻。H. 真是很賢慧，盡了她的高貴的责任，把父親說轉了心。

梭非亞于是和托爾斯泰結了禱。

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二日，這位新婦人在日記內寫着：

「我的顛倒于愛情之中，是我所從未想像到的。我狂了，假如再這樣繼續下去，我真要用手槍自殺了。」二十三日再說：無邊的幸福：：這簡直不可定要等到死的那天才可同時完結。翌年六月十八，他想起快要九個月的結婚生活，把他那「力的」真的「高尚境地」忘記了，很是痛悔，于是在日記中叫起來：

「到那裏去了啊，我的『自我』？：我是個這樣渺小而無意義的生物。自從我和一個我所愛的女人結婚以後，我變得更加惡劣了：：」

男的既是常常記掛他的工作，而且對於人世社會的矛盾，引起無限的懷疑和悲楚。家庭的愛的溫柔的生活，在他慢慢覺得幻滅與厭倦了，他開始不滿意在這種安逸而庸俗的環境內瞎混了。

女的呢，生在舊式的仕宦之家，受的全是賢妻良母的

教育，和丈夫的多憂慮愛遐思的見解，顯然非因愛情的熾熱，難以并容。加之結婚後她漸漸發覺了他以往對於另外的婦人之愛情，非常哀傷。她在日記中寫有：

「所有他的以往，對於我是多麼可怕啊，這是我永遠難以自慰的。：：他不懂得我是如何的以全生命貢獻了給他：：他希望我也和他一樣地生活着：：他的客人使我很討厭。我以為他應該在我——我，家庭的代表——和他的彼此來往的人間，有所決擇。這本是自私主義者，可是我那管得到這麼多。我爲他而活，以他而活。我也要求他給我一個相同的答覆：：我看了他開始所寫的東西。到處是愛情，女人，我真不耐煩，真痛苦。我將要通通通通燒掉，免得他的過去再來引起我的心事。我不會對於他的痛苦有所矜憐，因爲妒嫉之念令我變爲一個可怕的自私主義者了。如若我可以把他殺了，却又能可以再創造出一個新的，全同的，我將很歡喜地去實行。」

對平方怎麼樣能照她的意思，專門當人家的父親和丈夫，實行那種狹隘的人生觀呢？于是思想既有差異，精神自難契合，家庭間的風雨因之不時而起。結婚後的二十年，這種情形更顯然更無可挽救了。

他們是九月的一個晚上移回到耶斯拉耶波里阿那的。

離開她兒時的都市生活，而走入偏僻的農村，和一班鄉民爲伍，又沒有遊樂之地，在她是一個不合脾胃的大變故，而覺到非常之不安的。我們看她下面的一段話，知道她并不是有意和丈夫爲難，只是不知地不能自己克服：

「我不止地覺得他的一切超越：年紀的超越，教育的，知識的，生活經驗的超越，不講他的天才。我盡力之所能精神地和他接近，如若不是吻合的話，至少也得接近到相當的程度以了解他。可是我感着我的不可能。」

她和他在這鄉間，彼此差不多日夜不離。就是他白晝工作的時候，她總是手中拿着女紅，不常望望他，絕對保有他的安靜。晚上她把他所寫的稿紙整理好，雖是怎樣的疲倦，她總不把這種工作怠慢，因爲她認爲這是她主要的功課。她不惟如此，而且對於丈夫也實在有相當的了解，并且她的丈夫有時採取他的意思，對於自己的作品加以修改。她爲「戰爭與和平」一書寫信告訴她的姊妹說：

「雷項，——Leon 托爾斯泰名，譯者註，——全個冬天，浸在一種情緒中間，常常寫到落淚。在我看來，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還將有不少的不能完全放進去。所有我已看過的部分，都使我感動以至落淚。」

他當獨自一人的時候，就想到本身的個性去：「我思

想，但是我的這些思想，通是他的，我觀察事物，但是照他的觀察點出發。真夠痛苦了：我不能變做他，然而失了我的個性。」而且「雖然即算不在那裏，我總爲他忙着生活，我入到他的書房，到處整理就緒，我讀他所寫的東西，可以使我深入的內心以了解他。」她曾經這樣寫給她丈夫說：「當你不在這裏時，我就同失了靈魂一樣。惟有你一個人，全身滿飾着詩趣和魔力，令我不能自持：」他呢，有時也高興得這樣叫：「每當我想跳舞，唱歌，歡樂之時，人家偏送我上床去睡。」

終竟他的高興是暫時的，她才永久保有她的對於人生快樂的追求的態度。她於是發了「我太狂烈的希望把生活的實際丟在腦後。這是不應該的。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此權。」她到此才移了她的感情于音樂，他還能原諒她：「她是年青，有許多事她不能懂得我，有許多事因爲我使她氣悶。她之現在爲我犧牲，會有一天我不能逃去她的處罰。」

子女一天一天長成了，教育和社交也就變成問題。家庭預備長子 *Grigori* 入大學讀書，長女到交際場中來往。這不是鄉村所能辦到的，應該去京城的莫斯科。這回到城市去生活，是愛原始生活的詩人所不耐煩的，給他許多踏

瞎。到了一八八〇年他對於宗教的信心也變了，他更感到人生的幻滅，他時有用「活結和彈鉛」結果自己的想頭。他對於家庭的奢侈生活，發生甚大的反感，他對於兒童因他有很大的產業覺得全無意義。他研究各國家各民族的宗教，他接近樸質單純的人們，而愛重他們。至此他發現了生命的本身并不是沒有意義，并不是卑劣，不過他自己的生活在沒有意義而卑劣的罷了。于是他願意把包圍他的幸福捐棄，求得良心的安慰，因為在他看來，所謂幸福，只是重的十字架而已。

這位傳統觀念甚濃的年青婦人，對於丈夫的突然把慣習捐棄，很不滿意，她尤其為得子女的將來的人生幸福擔心。她想不出為什麼從前可以那樣生活于安舒裏，如今却又不能。這個使她苦悶，使她懷疑。

「昨天在途中和你同回來時，我心上說：我怎的不能在他的心上讀閱，來知道他如何想的啊？他很少把他的思想告訴，這使我多麼痛苦……」

但是他總以為她們不能了解，從不和她們講這一類的事。因為他講出來的結果，是多一番爭論。這樣一來，他的思想每深入一次或變化一次，他的家人都覺得突如其來，無從捉摸。

到了莫斯科住下後，夫婦的意見更多衝突，他很少留在家裏，差不多每天都和新交渡河到郊外一個名叫莫哀樂的山上去，那就是從前拿破崙俯瞰全城的地方。那時他訪問監獄，參觀審判，以及攻查招新兵時的情況。這是他正到處尋找人類的痛苦，和加于人類的殘暴；：他因為這些慘楚的悲劇，對於自己的財產起了一種反恨。他自己想，「把我的所有都分給大眾罷，這不是作善事，實是減少個人的罪過而已。」他把銀錢很大方的送給他求助的人，使得他的夫人起火。她有時詰問他這樣無端施予的原因，他的答語是引的聖經上「把錢給你求助的人」。

在一八八二年的冬天，莫斯科的市政廳舉行貧民窟調查，托爾斯泰當了志願的調查員。一些下層階級的可憐情況，使他更深刻地明了社會的不完全和人世的悲楚。他這次細心研究的答案，大約是這樣：

如若世界上有貧困的可憐人活着，是因為另外一部分人有着過剩的財產。

如若世界上有無知無識的人活着，是因為另外一部分人太多了無用的知識。

如若世界上有的人在終日胼手胝足的苦工之下受重壓，是因為另外一部分人閑着不作事。

等到再開到誰是這些另外一部分人時，他很不遲疑的
回答：是我，我，和我的家人。

他在外面看見的無衣無食無住的可憐人，但是回到家裏，都是盛饌滿席，兩個僕人帶了白手套來伺候，家人穿的錦上添花，房內都是厚氈鋪地，他自己觸目驚心，慚愧無地。

他因為這種思想所引起的反感，在她是不能深知的，她以為事情會慢慢改變的，讓牠就這樣過去好了。那曉得丈夫已經在靈魂上用了非常之努力，澈底看透了人生，不是隨便可以改變，可以過去的呢。

為得減少和妻的齟齬，他常常離開莫斯科回到故鄉住在 Obozriev 的或者他的老友 Scharpov 的家裏，有時更遠地跑到 Bachins 那裏去。可是沒有一塊地方可以給他休息。他到處感到自己的主張的孤立，他覺得人家在周遭輕視他。尤其因為夫人不同意，無可安慰。漸漸脾氣越變越孤獨起來。他早上七點鐘就起來了，天還沒亮。他汲好全家所需用的水。他鋸木為小塊疊成一堆。他不再吃白麵包了，也不再外面走走了。夫婦各自為自己的意見，不能相容。一八八四年七月十七十八兩天兩人口角後，他竟肩了背囊離開家庭。這是第一次的出走。梭非亞受此打擊，

很是懊傷。她快要分娩了，她的一個兒子名 Ilya 的把她扶回臥室。第二天就生了一個女孩，那就是 Alexandra。

先晚托爾斯泰走的不遠，他是曉得女人快要生孩子了。第二天他為憐憫之念所動，仍然回來。可是他一到家，雙方又鬪起氣來。她為兒女的幸福，他却求他良心不受責譴。她以為每天為他抄寫文稿，整理家事，婦道已盡，其餘須得讓她調排。他則說非把安逸的奢侈的生活改變了，只有逃出這個環境。她聽了這個決斷，這樣地答覆他，「我不能沒有你而生存，如若你離開我們，我惟有自殺。」至若變換生活方式，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不惟已經成了習慣，而且她懂不透這個道理。在這年的冬天，事情更加嚴重，有一晚差不多又要決裂。好得他要集中他的注意力在思想，慢慢爭論少了。稍後他決定去離莫斯科十五里的友人 Obozriev 家裏，稍事休息。同行的有他的長女。不久仍然回來，着手寫他一本著作叫做「生命」的，她為他抄寫，她在致她姊妹的信中說：我一個人，孤獨地整天寫着。我抄雷項一篇「生與死」(註)的文章。他把牠在大學的心理學會社宣讀。好文章。這全是哲學的東西。這在我看來很是深入，我非常表示同感。所以這時夫婦關係又因這篇文章恢復了。

〔註〕生「原名」生與死」。但是作者在發揮透他的意思時，覺得死這樣東西是不存在的，所以只留下「生」當題目。

他們這種靈的接近，雙方都滿意之至。她不惟爲他抄稿，還把他這篇文章譯爲法文。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七年這幾年的中間，有時因事彼此分開了，就魚雁往還，絡繹不絕，溫情款款，和藹可掬，的是一段豔史。

這時托爾斯泰還由兒女中找到了一種安慰。女的中有一個十四歲的 Macha，簡直完全跟着他的意識。她和她的最小的弟弟 Vavichka 的兩隻眼睛的深藍色，和父親的一模一樣。當 Macha 在耶斯拉耶波里阿那時，她看護病人，教育小孩，飼養貧窮。在莫斯科，她進醫院學習看護。梭非亞擔心她的女兒因看多了貧寒的可憐生活，感傷而壞了身體，托爾斯泰却歡喜他的女兒能體仰自己的意識。兒子中間大都很知道努力接近父親的思想，而 Leon 更是第一個能忠于他父親的思想的。一八九七年托爾斯泰不再願意把他自己寫的東西賣給人家了，他以爲如此的一種思想的和感情的生意，是最可恥的一件事，他以爲把自己的身體賣了還下賤。起初他的夫人是不贊成的，後來她總算不求甚解地同意了。因爲她看出了自家的丈夫的

靈魂中有時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是不能再讓步的。他維護這種特別的東西，較維護他的生命還重要，對他太固執了，徒然傷了感情。也就是這年托爾斯泰想把他的財產和自己的關係分開，好和全家人到鄉村去過農家的生活。他的夫人當然反對。末了無法解決的解決辦法是當做他死了一樣，把承繼權分給兒女。十股均攤，九股給九個兒女，餘下的一股給他的夫人。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分給了梭非亞和最幼的一個兒子 Vania (Vavichka)。

就在那年的夏季，全家都同意了到耶斯拉耶波里阿那去過農家生活。女的和農婦一起去收集和排晒男的和農夫自早上四點鐘就起首刈割的麥葉和芻草。正午大家停工，坐在大樹的蔭影下，小孩子把午餐由家裏提起送來了，伯爵家裏預備的食物和農家的差不多。男人快快地把麵包吃了，又去工作，就是女的也不能有時候留下休息一休息。她們的末尾一口食物還沒有下咽，他們就叫起來：「來啊！女人們！」天上如若忽然浮了一片黑雲，她們就忙着把晒着的麥子收拾。這樣的情景，就在 Veronika 河沿岸展了開來，真是一幅秋收的農忙圖！多麼富有詩意的生活啊！

在那時的托爾斯泰真的心滿意足，因爲不惟自己能實

現自己的意識，和天真的農人一道生活，一道工作，還有自己的兒女甚至有時自己的夫人也一致這樣去做。

冬天來了，他動筆再寫文章。他的門生一天一天地多，內邊有許多且變成他和他的家庭的朋友了：譬如 *Bhrutski*, *Gorbounov* 和 *Tchertkoff* 等是。次之還有一位很被他們看重的女人，叫做 *Marie Alexandovna*。

Tchertkoff 幫助他們同時同地的大師處理重要的文件，并且刊行分散給農人閱讀的最廉價的小冊。這種小冊遍佈全俄，印的都是幾篇托爾斯泰作品中最通俗最爲人所共知的東西，第一次出版的就是「黑暗之勢力」。那時梭非亞也很誠懇招待這班幫理丈夫工作的朋友。

隨後她的最小一個兒子死了，她因悲痛愛兒，把性情變了過來，她感到她的孤獨，她於是皈依宗教，日夜去禮拜堂祈禱。他雖然也同樣悲痛他所希望「繼續他已起首的工作」的幼兒的夭亡，但是總不如她連理性都失掉了。他常帶她去監獄走動，使她買了許多書分贈囚徒，她的悲哀不能因此稍減。她寫信給她的姊妹說：「自然，太陽，花卉，河內的沐浴，家事的忙碌，甚而至于小孩，沒有一樣爲我而生存。所有的都死了。在所有之上，只有坟墓之憂思。」她的丈夫對她的安慰，無微不至，她自己說過：「自

從 *Vantichka* 死後，我的精神狀態總是紊亂。雷項特別溫柔，已經因爲他對我的同情，使我深深感動而受到他的影響。在這種意義上說來，他成了我的靈魂的保護者了。他懂得我已失掉精神的平衡，他于是用他的溫柔 and 仁慈來感動我。」

他麼，本着他那剛強的個性，對於真理追求之熱烈，自然不會氣餒。可是自從他的女人失了勇氣，變成不幸，使他再也得不到她一點助力。這樣一來，他的內心的進程，她茫然無知。他自從他的精神的覺醒以後，就深居鄉村的山林內，與大自然爲友，所有的弟子友人每日都在他的周遭，農人走來求他的指示，四方跑來一班信仰他的人。滿屋都是來客，辦公房因爲外邊的通信，常有三四架打字機，的的答答地響。事實上他已漸漸地和家庭生疏，而且還有人主張應該把家庭離開，使生活得依個人的意志而自由。因爲許多讀過托爾斯泰作品而模擬他所主張的生活的人，來到看了他本人的家庭滿是僕役，用的都是銀器，僕役都帶上白的手套，使他們很是懷疑。于是這班信徒回去後寫信來和他談起這個問題，表示他們對於他的信仰之動搖。他的回信的自責更較一切外來的責備尤爲嚴苛，他自問自說，「我有理性如此默爾嗎？我不是最好離

開此地，逃走了嗎？」答話也跟着來了：「我之所以不離開此地，逃去到處毒壞的生活，第一是因為我將要接受的個人的幸福，我想我必需照樣維持下去。」他在答他的友人的信中說：「你的信使我深深地感動。你所勸告我做的，正是我的美夢，可是我至今未能實現。這裏的原因多得很，却並不是對於我自己的一種什麼憐憫的感情，把我阻住了。主要的原因是這樣的：那就是不因為自己做的而在他人身上發生結果，因為變化他人不是我們的權力所應及，也不是我們的行動的目的。所以只有是一種獨立性質的事情，纔可以任我們的意思去做。次之你勸我脫離社會地位和我的財產，把牠分給承繼人，這是我二十五年前已辦到的。然而我和我的女人生活于奢華之中，外圍都是可憐的人們，使我非常感到慚愧痛苦。總有一天我會依你所指示的做去。」

他曾經有這樣一封信（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寫給他女人：「已經許久了，親愛的梭非亞，我呻吟于我的信仰和我的生活的矛盾之間。我不能令你變換生活的方式，也不能變換我給你養成的習慣。我至此再沒方法離開你，因為我想，因為我的遠去，我這微小的及于我的兒童們的影響將無從實現，而且使你苦惱。然而我又不能就是這樣

地如同近十六年來一樣生活下去，時而和你鬪氣弄得發怒，時而我在我的習慣和周遭的包圍之下受宰割。今天我要做我許久以來就打算做的事了：離開此地……第一，因為如此一年一年地過下去，使我很煩惱，而且我漸次感到了需要孤獨；第二因為兒女均已成人，不再要我管束，你們大家的生存全有鮮活的意義，因此我的離開于你們不發生重大的關係。

「可是另外更有主要的原因在：印度人每上了六十歲，就獨自向森林走去，次之所有的年邁的和信教的人們，沒有一個不願意把生命的最末一段貢獻給上帝而不是用之于遊樂，如今我的六十之年已經到來，我的靈魂很需要安靜，寂寞。

「如若我公開地離開你們，必定發生許多的周折，或者因為我的弱點，我的計劃倒被打消。這是應當如此的。設使我的行動真的令你傷心，我只有求你衷心的原恕。我請你讓我走，不要找我，不要在我的觀察點上使我痛苦，也不要責罵我。

「我之離開你，不是證明我對於你有什麼不滿意。我知道你不能和我一樣地觀察和思想；這就是你不能變換你的生活為你所不承認的作一次犧牲的原因。似此，我并不

責備你；而且正是相反，我從我們的三十五個長年的愛情和恩義的生活上，尤其是這三十五年的前半段，那是你毅勇地把母性的職務擔負的時候，保有許多的回憶和感謝。

你已經把你所能給我和世界的，已經給了我；許多的母親愛，不少的犧牲。這是應該認識你的。可是在最近十五年中，我們的道路在眼前分開了。我不能相信這是我過錯，因為我知道，那是我變了，這種變換，無論對我也好，對另外其他的人也好，沒有第二個方法可以解決的。我也絲毫不能誤解你，說你沒有照我的路走，我是感謝你，常以你給我的愛情記掛你。

「再見啊，我的親愛的梭非。

你的誠懇的雷項托爾斯泰。」

這封信上所說的離開家庭雖然未能成爲事實，而且再經過十三年的比較和平安靜的生活，可是他的要離開家庭的原意，已經道破無遺。這封信在先爲他的女兒 Maria 和她的丈夫 Nicola Obolensky 所收藏，這次藉百年生誕的機會，才由他的長女發表出來。

這位大師的老境一天一天地逼近，情況也逐漸不如以往。到一九〇八年的日記中我們可讀到悲楚的靈的叫聲：

「情況難堪，痛苦。近幾天，發熱沒有停過。我難受

極了。不消說，快要死了。真的，在我過的那種奢華的生活的討厭的情形之下，固是無法忍受，可是看到老死之將至，其無法忍受也，有過之無不及。

「常是同樣的自痛的事。在耶斯拉耶波里阿那的生活是完全毒化了。我每到一處，都給我以慚愧和痛苦。」

這裏他痛苦的近因，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俄國農業的紊亂，農人一方貧不聊生，一方又要受政府的壓迫，悲慘活劇，使我們這位爲人類幸福的憂思者，因自己的奢華生活，而更感到「慚愧和痛苦」。加之夫人之不能了解他如故，幾個可愛的兒女都成人了，個人營個人的獨立生活，他孤惻無歡，不安更甚，從此出世之念亦切。

那是一九〇九年的夏天，托爾斯泰將因「和平大會」之請到 Stockholm 出席演說。他的夫人極力反對，且因鬧成重病。他的友人 Dougan 醫生爲她診治，給她藥吃，她却疑心這位醫生受了丈夫的暗示，或者自己有意給她帶甜味的毒藥，害死她。她說醫生是專爲毒死她解她丈夫的纏繞。這次托爾斯泰只好把意思打消，安慰她調養她。

她從此以後完全不幫助丈夫的工作，而丈夫只好另找替人。于是她對於他的工作，茫無所知，于是他和他的諒解越是遙遠，于是她疑惑他的心更甚，她到處暗探，于是

他的工作更要躲避她，于是她氣極了，于是她早年的壞脾氣一古腦兒復活起來，于是夫婦兩人成了水火了。

當一九一〇年的夏天，他由長女的丈夫家裏（在 Kocher）轉到他的友人 Tcherikoff 的家時（在 Metehesky），在日記上寫着：「我願意和梭非在愛情上尋求幸福……愛情可致人于快樂；在天上的快樂，在地面的快樂，在人間的快樂。可是我們四處摸索，總把愛情除外。」

這是多麼沈痛的話！

同年七月他把他的遺囑重新謄正。他原擬把所有的著作品所有權都給他的幼女 Alexandra，她是晚年幫他工作甚力之人。後來才又把長女也列入著作權的承繼人之內。并且請 Tcherikoff 擔任出版和管理之職。

不料就因為這事夫婦間的隔膜更甚。原事先梭非亞對此毫無所知，但是從旁人的談話中，她揣測有過這麼一回事。她于是多方收集證據。托爾斯泰沒法，只好把原稿和日記都秘密保存。她全力搜查他的秘密收藏處的鑰匙，她常在門縫間竊聽他的談話，就是他外出時也尾隨了去。

他有一本專記個人事物的日記，通常是藏在內衣下面或是長靴筒中，免得為她所得。

他的朋友 Poucha Biruckoff 為那秘密的遺囑，也曾說

托爾斯泰不應該，要寫遺囑就得公開，并且使所有有關的人都參預；否則簡直不必多此一舉。他聽了很是自悔不應暗中寫什麼遺囑，不應聽了 Tcherikoff 的話。後來他的夫人探聽了這秘密遺囑是 Tcherikoff 主持，即以死相要挾，定得和 Tcherikoff 絕交。他只好讓步。

托爾斯泰自從不見 Tcherikoff 以後，非常悲楚，非常不便。因長女的請求于八月間曾到 Kocher 去休養。九月回來就病倒了。就在這時他的秘密日記也給她拿了去，他以爲遺失了。

到了十月三號他病勢突然沈重，她以爲他是沒有救治了。她明了他病的原因，是她禁止他和他的朋友來往，她那時時而跪在床前，吻他的拘攣的脚，時而跑到鄰房，躺在地板上痛哭，口內不止叫着：「上帝，上帝！原有我。是的，這是我的罪過。」

病中 Alexandra 回來，才把兩方說妥，將 Tcherikoff 叫了來。她等他來之時，十分懇切，望望鐘，又望望窗外，很不耐煩的候他到了。可是他雖然來了，她的丈夫的病勢并不見得有轉機，因為她只是一時的動感，不能真真了解。

及至二十七八兩天，再不能逃出這個離家的命運。托

爾斯泰把這件大事記在他的日記中，現在引在後面：

「我一點半鐘睡的，到三點鐘就醒來了。好似昨晚一樣，我聽見開門的脚步的響聲。昨晚我沒有望我的門，今晚我一瞥眼，看見從門縫中漏出一線光亮在我的書房閃動。這是梭菲在尋找什麼，大約她已讀閱了……」

「從新傳來一陣足音，門就輕輕地開了，她走了過去。」

「我不知爲什麼緣故，這事使我非常之討厭而氣怒。我想睡覺。可是我不能。我在床上展轉反側，約有一小時之久。我燃了一枝燭，起來坐在床上。」

「門開了，是她進來問我的「康健」，而且說明她見我房內的這個燭光使她驚訝。」

「我的討厭和怒火更加多了。我氣窒了，我按數脈搏是九十七下。我不能再睡了，突然我很堅毅地決定離開這個家庭。」

「我寫了一封信給她；我起首檢拾必需的行旅。我先叫起 Douchan，隨又喚醒 Alexandra，要他們幫我裝成一包。我很恐懼她將在隔壁的房內聽到我的動身——一幕神經的紊亂，——于是不能啓行。」

「六點鐘的光景，差不什麼多收拾整齊了。我到厩房

叫人預備車輛……

「或者，我自誤了，給我一點理性，可是我覺得我走的不是 Leon Nicolaievitch (他自己——譯者)，却是一點點小小的活在我身上的東西……」

末尾抄上他的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日記中寫的一句話：

「我有的時候感到導線內傳過神聖的願望，這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刻。」

他的兒女們在他出走之後，大家都回到耶斯拉耶來。每人都給他一封信，他的答信節略在下面：

「我謝謝你們，我的朋友們，我的真實的朋友們：我不感到所有壓在我雙肩上的責任，而且我不能害懼，——可是我沒有力量另外想辦法……」

「我也寫了信給她——母親。她會把那信給你們看。我給她寫了我可能寫的言語，我把言語的分量都斟酌得很好。」

「我們就要動身了。什麼地方去，我們還沒有知道。總之無論如何，有信是可以由 Tcherassi 轉到。」

「再見啊，謝謝啊，我的孩兒們，而且原諒我不免當了你痛楚的原因。……通說完了，我快點要走，恐怕母親

要跟了來。現在和她相會是可怖極了。啊，再見。」

他的兒女內邊，除了 Alexandra 外，沒有人知道他的所在。大家託她通知大家，設使有一天他病了。大兒子 Serge 回到莫斯科去了，留下的幾個和母親同在。他們母親在二十八早得到丈夫出走的信後，就奔到池塘去投入尋死，給人撈了上來，好生監視，她看見不能自由行動，宣言絕食。

幾天以後，V. T. Bonlgakov 到耶斯拉耶來，轉述托爾斯泰已經病了，Tchertkoff 也動身趕去了。病的地方他不肯說出來，他說這是 Tchertkoff 禁止了的。全家人都陷入絕望的狀態。

第二天早上有一個不識的人給他們一個電報，說：「Leon Nicolaievitch 在 Astapova 的站長處，體溫四十度。」于是他的兒女們借了他的夫人到 Toula 乘了一個專車趕去。

到了 Astapova 爲得不使他們的母親去見病者，決定大家都不去，單由 Serge 去見。病者怎的知道他的長女來了，于是 Tanchika 跑去會見。他不問起他的夫人，并且夢囈中不時叫着：「逃走，逃走……追來了，追來了……」他囑咐將窗簾捲了，以爲有一個女人的臉孔在那裏發現向

他注視。他拍一個電報到耶斯拉耶給他的兒子們：「我請你們阻止母親不要來，在我這種虛弱的情況下，不能再有勇氣和她見面。」曾有一次他的長女就着機會問他願不願意見她母親，他連語也不答。

病勢一天沉重一天，只聞到微弱的呼聲：「這要完結了，而且：Nichtvo（算不了什麼）。」十一月七日他的長女握着他的手掌，氣息快要斷絕的樣子。他突然坐起來：

「我勸告你們紀念一件事情：世界上除雷項托爾斯泰以外，有許多許多的人，可是你們通通爲雷項一個人忙着。」

末尾一句很是微弱，一說完頭就倒下了。

他死的先晚（六日），曾叫了 Serge 走近身邊對他說：「Serge，我愛真理（Vérité）……很愛……我愛真理」。

這兩段話，就是我們這偉大的天才的哲學，和臨終時對於人類的贈言。

他的夫人跑到病榻之前時，他已經神智不明了。她向他說許多的蜜語甜言，請他原諒，和他告別，只有微弱的氣息當了回聲。

這一對四十八年的夫婦，臨終時的狀況是這麼淒涼！

她在丈夫死後的第九年十一月在耶斯拉耶病故。

托氏逝世十八週年，于巴黎。

最後的槍聲

法國拉馬爾丁 (Tarnatine) 著
會仲鳴譯

夏間，避暑於南方。時獵禁正開，每聞空中槍聲卜卜，衆鳥從林際驚散。有睡在巢裏，即被擊而死傷的。有飛在半天，受流彈而下落的。紛紛亂叫，聲極悲涼。好像哀訴失羣的苦痛，憤恨人類的殘忍。我在園畔，靜立聽罷，心甚抑鬱，歎息不已。適讀拉馬爾丁此文，立意純厚，遣辭悽愴，使人起惻隱之心。故特逐譯，以告視歌獵爲樂事，以屠戮爲嬉戲的人們。

一日，我出獵於野……在森林的旁邊，有一愉快的天真的鹿兒，欣然跳躍於藥草之中，草上宿露未乾，作光閃閃。我從荆棘裏，屢屢望見這隻鹿兒，豎起兩耳，以角觸土地，以鼻嗅光影，背向初陽以取暖，細嚼嫩草以充饑，似甚歡樂，而能居此幽閒的荒野，處此安全的靜境。

……我的獵狗奔走不停，尋覓野獸。我的長槍在我的手下，槍口正對準鹿兒。我也感覺心裏忽生一種懊悔，一

種猶豫，使此槍彈一發，即刻可把這無害於我的生物的生命快樂，完全斷送了。但是，因平日習慣所有的機械的本能，卒於戰勝我的不願殘殺的天性，我的槍彈，猝然發出，而鹿兒的肩際受創，也猝然跌倒，它還想忍痛，從滿染着它的鮮血的草間跳起。

槍彈的煙塵既散，我即走近鹿兒，我作此罪惡，面色淡白，而肢體戰慄。這隻可憐而可愛的走獸，還未斷氣。它的首靠地而臥，兩眼堆着淚珠沈沈的視我，此時此景，我將終生不忘，在它的沈視中，可以見出驚駭，痛苦，失望的情緒……

它的沈視，似恨我，怨我，而對我道：『你是何人啊？我向來沒有侵犯過你，或者我還可以愛你呢！你爲什麼殺我啊？你爲什麼使我不克享受天地間的樂事，生活的幸福？使我不克享受此陽光，此空氣？我的母親，我的弟兄，我的伴侶，我的兒子，正在叢林裏候我，而我不能歸去，他們將如何悲痛？他們只能見着我的短毛，散布於青苔之旁，我的紅血，點滴於荆棘之上，將如何苦楚啊！』

鹿兒的沈視似如此告我，我已明白了，我深自責斥，如像聞鹿兒能發言哀訴一般。鹿兒的目光忿怒，鹿兒的四肢發抖，似又對我說：『殺死了我罷！』我此刻真想盡力醫好它，然而我哀憐它的奇痛，如是發乎慈悲的念頭，我重新持槍，而他向而再發一彈，使它免除臨終的悲苦！而我極悽慘，急將我的長槍遠擲，而我的淚痕亦零零落落，我的獵狗也變為溫和，不嗅鹿兒的片血，不動鹿兒的

遺骸，愀然依我而伏。我們都沈寂無聲息，如大家遇着重喪一樣。

我因此不復從事殘忍的收獵，不復做效獵人的暴虐，那些獵人絕無需要，絕無權利，絕無良心，而必欲消滅生命的生命！噫，此種生命既已消滅，就不能再活呢！

自從此日以後，我不再屠殺了……

新女性

三卷十二號要目

新戀愛問題專號

論性愛與其將來的轉變.....	劍波
關於三代的戀愛的分析觀察.....	姚方仁
讀了三代的戀愛等三文.....	文宙
戀愛的現在與將來.....	朱梅
讀三代的戀愛後之感想.....	章克標
自由性交與戀愛遊戲.....	洪鈞
戀愛至上威的抹殺.....	靜遠

用相對性原理解答解戀愛問題.....	安之
我們將有自己的三代戀愛.....	伏園
三代的戀愛的二人談話.....	孫福熙
個性本位的戀愛.....	陳醉雲
生存的疲倦.....	沈醉了
性和戀愛.....	招勉之
孩影.....	姚方仁

定價每期一角五分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神農齋其說以來中國者是已。然宗教雖殊。而醫藥爲術。則草創略同。十八世紀。亞刺比亞人發見化學。而藥物學上。遂顯見一大進步。顧東方如波斯諸國。狃於尙武之虛榮。棄焉弗究。而歐西希臘諸邦。轉以流傳而攻究之。代移世遷。成有今日西藥之盛。此西藥以變古而進步之徵也。若我中國。黃農而還。閉關獨治。至今言醫藥者。猶未能一夫夫陰陽五行以爲言。譬之今之中藥。尙在古歐西之希臘崇拜四行說之時代。而以較夫今之西藥。時代相去之懸殊。直三四千年之遙焉。此中藥以不變古而退步之徵也。是故中藥西藥於太古本同一宗教的藥物也。洎夫中世而後。而西藥以變古而勝中。中藥以不變古而遜西。亦越於今。而中藥猶尙宗教的藥物也。西藥則科學的藥物也。二者劃然。若有鴻溝之中隔。而不可以合焉。我曹生今之世。習聞任天之術。明知變亦變。不變亦變。與其變於人。毋寧變之於己。則盡取科學的西藥。以一變宗教的中藥。並之一變宗教的中藥。爲科學的中藥。非皆天職之所不容已者哉。（下述丁福保輯譯諸書之旨趣與價值，並指出中藥西藥 1. 取材 2. 處方 3. 調劑 4. 器療之

異，續云：）其他多端。悉數之。更僕難終。要皆諦而審之。幾蔑有一焉不中粗而西精。中略而西詳也。……更質言以明之。則宗教的中藥。唯心的說明多。故以臆說勝。科學的西藥。唯物的說明多。故以實事勝。嗟夫。使天下事可徒憑臆說而不問實事者。則雖乾坤之毀。其如我何。而無如實事之不可掩。則今之中藥。雖欲不變於西藥。烏可得哉。烏可得哉。（下略）

宣統二年天中節前二日。陽湖顧實鈇於滬上寓次。（丁福保藥物學大成序，錄自「醫學指南」，保存原標點。）

同年若干日後，丁氏之「診斷學大成」告成，顧先生又序之，議論尤爲沈痛。他先敘明診斷之重要，續云：「古來醫家名流。診斷一事。代多說明。其甚重視之。不待言矣。然自西國醫學輸入東亞。而我神州古來醫家所自謂之診斷術。乃至不足道。……扁鵲飲上池之水云云。宗教的神話也。術士自神其術。欺人之愚。非實有其事也。今之中醫猶尙宗教也。今之西醫則科學也。以科學視宗教。程之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夫中好古。故猶陷宗教。西務

今。故已臻科學。是西醫之勝於中醫。換言之。卽今勝於古也。雖然……以我之醫師。觀察非我之病人。終隔一塵。而西醫之診斷術。所勝於中醫者。毋寧爲比較的。而決非絕對的。又不可知也。

(下據日人平出謙吉之「西東醫學變遷史稿」以溯西國古來診斷史上進步之大要；并指出成周官醫之診察病人，不外氣色脈候二術，後世仍之，著述雖繁，名目與內容均未進於古；至是，遂將中西診斷術兩相比較曰：)由今西醫之診斷術。氣色與脈候。祇數小條件之事。而中醫不然。謂能得診斷之全也。以爲人身者。陰陽五行之隸屬品也。取臟腑官骸。一一分隸之陰陽五行。氣色觀外。脈候診內。以全見人身中之陰陽五行……有無違常。而是否發病者也。若此者。無以擬之。擬之前述印度太古醫家。以十種風流通於人身之一萬七千管中。因流通之方向異常而發生疾病爲診斷法者。不幾同一荒誕無稽哉。印度太古。中國今日。懸隔五千數百餘載。遙遙相對。聞者將執不曰無獨有偶。而謂中醫之診斷術。非尚在野蠻時代得乎。願今日大多數之醫生。尚復深閉固拒。莫肯以學愈愚。攘臂而談陰

陽五行如故。野蠻野蠻之徽號。奚辭以自解於天下。而不知不覺也。是故中醫到於今沈滯宗教之一境。而尚在心理的造作一方。能傾注於物質的一方。不識自奚日始也。(下略)

時維宣統二年六月六日。實以右舉九二十年水痘。經英國醫士行摘舉術之後十二日。神志慘鬱。走筆成此。……陽湖顧實絃於滬上寓次。(亦錄自醫學指南，并保存原標點。)

稱中土的舊醫學爲「宗教的」醫學，不無問題，然顧先生於中西藥學診斷術相懸殊之點，可說是看得很明清。

『宇宙萬象，罔一不變』云云，真是明言至理！你看宣統二年以來國內國外的變遷不是屢指難數嗎？！固然也有不變的：例如洋大人又要來「查煙」和中醫之仍在「攘臂而譚陰陽五行」。然變了的也不在少數；其一，大清帝國變爲黨治中華民國——但這個變是題外的，故不必譚；其二，少數時髦的中醫想創造非陰陽五行的中國新醫學——這是題內的略，無奈我今日也不要譚它；此刻我要譚的，乃是第三個大變。提起此變，大大有趣；顧實先生自己的醫學觀變了！從揚西抑中變爲揚中抑西了！！

欲陳此變，又須抄書；看官有趣，滕文公苦；嗚呼嗚

呼！

嗚——嗚——嗚！你聽，夜班快車到了，我倦欲眠，

且待明日。

十七年十月十九夜

次夜續寫：趕緊抄，快車又要到了。

……醫之爲道也。極端之民生主義也。尤以我中醫爲極端之極端之民生主義。且當加以極端之民族主義。在我先總理所垂示三民主義之中。已備其二。所缺者中醫之民權。爲現今之官權所壓迫而不得伸耳。謂先言中醫極端之極端之民生主義。遠非西醫所能企及也。爲問今之西醫。能爲人保生兒子者乎。則殆乎未之有聞也。西國之風。本不以無子爲虞。而維以男女之際。不足償其肉慾爲虞。故其醫藥。亦止於生殖器大家爲人治男女生殖器之適合與否。至其子息之有無。非所問也。惟我中國儒家古禮。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漢書藝文志之方技略。包有醫經經方房中神僊四家。今存古醫書。自神農本草黃帝內經。下至千金方外臺秘要等亦無不兼備四家。包有今之哲嗣學衛生學等。而遠過之。余外家世業醫。猶憶幼時。見外祖爲人治婦女不孕。或孕而不男者。一方面勸其修行積德。一方面

令其服藥。用藥不過黃耆黨參當歸芍藥熟艾等。調和血氣而已。往往喜慶毓麟。效如桴鼓之應。度中國之內。醫生之多。能操此術者。當不可勝數也。此我中國自古迄今民生之繁衍。世界無與倫比。誠不能不推爲中醫唯一之偉績也。請次言中醫極端之民族主義。世界人口總數十五億。而中國人口四億。乃幾佔其四分之一而有餘。先總理曾推獎爲中國飲食之適宜。和味之良美。所以我民族繁衍。爲理勢所必然。而此飲食等事。實無一不受醫學之支配。一部本草俱在。可以覆案。非空言所能欺人也。惜乎我中醫之道。僅行於中國。其次東鄰之日本。亦嘗拜受其賜。雖彼邦維新以來。舍漢醫而用西醫。然近年尅羸漸多。翻然覺悟。詆其政府爲至愚蠢。而民間有東洋醫道會之創設。此又不能不謂我中醫之精神。實隱含有東方民族主義也。然則我中醫之功在民生民族。無背於先總理之三民主義。豈不大彰明較著矣哉。近時除日本復興東洋醫道會之外。美國亦甚歡迎中醫中藥。喧騰於報紙。而我國浮薄之徒。厭故喜新。反多蔽罪於中醫。豈眞國人無自知之明耶。余少富於好奇心。亦嘗粗學西

醫。而以身嘗試。幾不保其生命。乃知西醫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原以扶強抑弱。』更美言之曰。『汰弱留強。』強者幸而免。弱者必死矣。惟至衛生防疫。是其所長而已。是故西醫者。醫生而兼劊子手者也。不似中醫之純粹爲醫生者也。我國古諺曰。『孝順郎中。忤逆司娘。』司娘者。女巫也。郎中者。醫生也。此我中醫爲國家社會之孝子順孫。民間口碑自有定義定論也。……惟至政府而多方壓迫中醫。使之退減不能存在。此則我中醫不得不更進一步而確執先總理之民權主義以與政府爭持。……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仲春武進惕生顧實拜序

十幾年前斥中國醫學爲『野蠻』、『臆說』，『至不足道』的顧先生，現在却以爲它是中國『民族繁衍』的功臣了；那時他認爲『科學的』，『以實事勝』，『以變古而進步』的西洋醫學，現在却被貶爲西洋的殺人術和使日本人『近來冠羸漸多』的原因了。他寫『漢書藝文志講疏』之時，以爲西洋的優生比中土的房中術要『文明』許多倍；到了今日，他却以爲中土的醫典『包有今之哲嗣學衛生學等而遠過之』了。民國十七年顧先生所罵的『浮薄之徒，厭故喜新，反

多蔽罪於中醫』，豈不就是宣統二年的顧先生自己。他稱許中醫是病家的孝子，但他自己未免太不『孝』於西來醫學。然此刻他還肯說西醫是『醫生而兼劊子手』和『衛生防疫』是泰西醫學之所長，足見得他並沒有完全拒絕西洋醫學的狠心，所怕者，到了民國二十七年，顧先生變的連這些也否認了。

思想改變的自由權，我們當然不敢而且也不能說顧先生不能享有，否則以他的辯才無礙，他或許又將證明我們是違背了『先總理』的某種教訓了吧。（我自己關於宗教和其他問題的思想便改變過，諸位讀者自然也各有各的思想改變史。）我們所要問的祇是他何故變得這樣厲害。

我和顧先生素昧生平，不能詳言其故。但是從上面節錄過的三篇序又看來，以下數點，似無疑問。

第一，顧先生必受過國內西醫的或種刺激。他所云『余少富於好奇心，亦嘗粗學西醫，而以身嘗試，幾不保其生命』，便是確證。又宣統二年時他曾請英醫行摘毒術，今年復痛言西醫不能『爲人保生兒子』——難道顧先生曾有或現有『伯道之憂』嗎？

第二，顧先生的思想似始終未澈底解放過，故十餘年前他自命爲『黃帝後裔』且承認易經是黃帝的哲學（語見樂

物學大成序，上未引），今日且仍信「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古禮。禮也，易也，醫也，多少原是「一理」的，故崇信其一者對於其餘很難永遠保持懷疑的態度。

第三，顧先生對於西洋醫藥衛生學的面目，恐怕也始終未曾充分認識吧。不然，他何至於醜詆西醫只是「生殖器大家」和輕信日本人的「疔瘋漸多」由於他們含漢醫而用西醫？

第四，此刻正是反動時代。許多人都提倡國這個國那個，并開足了馬力去曲解三民主義之時，顧先生自然不免因傳染而致病或增病。反動的，革命的，和其他的思想，都有強度的傳染性，而個人的把持力究竟有限得很。

以上是我的診斷，而且容許不很差。但我並不想開個方子治愈顧先生的「恐新病」(Neophobia) 而只希望讀者們從他的變更態度學得一課三句頭的功課。

1. 努力於你自己的思想的解放。
 2. 預防反動時期的思想把你傳染。
 3. 澈底認清近代醫藥衛生學的面目。
- 當然，這也是我自己的功課，願與讀者諸君共勉之！

附練習題數則：

1. 你相信中醫有「種子」術嗎？

2. 即使能「種子」然不善於「衛生防疫」的中國醫學，能否保障少爺們的平安和中國民生的繁衍？

3. 何以「中國民生之繁衍世界無與倫比」，而學術藝術產業等却落後？

4. 中國民生的繁衍，是否已達最高潮，查出並比較中國與其他文明國的生殖率死亡率。

5. 中醫處今日醫藥衛生學昌明之時代，應如何纔能做真正的「孝順郎中」？

6. 假使「孫逸仙博士」還在人世，你想他是主張輸入近代醫藥衛生學術呢，還是主張保存中醫和中醫加入學校系統？

十七年十月廿一午寫完

上海一讀者寄來一張時事新報的青光刊(十七年十一月五日)，上載有顧實先生的近作「贈岷雲使者蔡北崙先生」。急讀之，方知顧先生於「相人術」也頗相信。中國的「醫卜星相」，究竟是四位把弟兄，只要你引進了任一，其餘的自然會聯翩而至。

又十一月六日，余在上海晤見魯迅先生。當我和他譚起戴季陶顧實等之時，他吐露了幾句很妙的議論：現在的人並不是今天確信這個，明天又改信那個，而是

今天本不信這個，明天也不信那個，不管他們口頭怎樣說；所以他（魯迅先生自己）「是不去研究他們的」。

這 *harshly* 的詞責，也許很對，但我對於一部分人將仍假定其 *shrewd* 而攻擊其無恆，至於真正的永久的投機分子，發見後我是要聲討的。

十一月廿六日記。

（三三四）「是否為大糞所愈雖不可必但其病

愈適以此時耳」

李振翩

——論驗方答貢獻三卷九期小品三〇三——

紹原兄：

西瓜灰沱膨脹及香連丸與西瓜合治糖尿病一類的經驗良方，實在是太多了，萬難一一作答，既承兄命，正可藉此做一個總答覆於下。

1. 服藥是治療方法中的一小部分，世界上全靠服藥而後能愈的病，是很少的。
2. 許多病能自愈。
3. 普通人或皮包式的醫生所認識的某病，也許絕不是那病。
4. 假造事實（有心或無心）。

西瓜治膨脹及糖尿病，據我看來，其答案也不出上述範圍之外。

治腎臟炎，「西醫但以手術放水，及服通利小便之劑」麼？果如此，這個西醫，也許是個瘋子，不然，腎臟炎所最忌的就是服通利小便之劑，這一點「人之初」的內科知識，難道也不曉得。

膨脹不是一種病，是一種病狀，如心病，腎臟炎，肝硬化等都可有這種病狀。曾女士所見的，是不是腎臟炎，便是一個問題。既服西瓜灰又忌葷腥鹽，那麼病的痊愈是西瓜灰的功呢？還是忌葷腥鹽的功呢？某君誤服毒藥，到醫院吃解毒藥後，又回家吃大糞，（大糞解毒，也是經驗良方，）病遂愈；想聶先生見了，也會要說，「是否為大糞所愈，雖不可必，但其病愈，適以此時耳。」

糖尿病已有很好的治法，前幾年又發明治他的特效藥 *insulin*，舉世都知道。德國各內科家，尚未盡死，似乎不致對於一個二加三等於五的算學題目，算了二年，還算不出來。我雖不敢說反西醫之糖尿病治法這段事實，是完全假造的，但其中的馬脚露得太多，令人生疑。某次法院開庭，被告有一道康熙年間的契書，內中替嘉慶皇帝避諱，法官說它是假造的，他說法官是暗無天日。

「糖尿病亦腎臟炎也，」這的確是一個大發明，同那發明孔明先生是孔夫子的兒子，秦叔寶是秦始皇的孫子，是一樣的偉大，敬祝發明者的成功。

紹原兄，容許我再扯些閑話嗎？

一個從歐洲新歸的朋友告訴我說，五卅後，英國軍隊於開來中國之先，在倫敦遊街，前面抬着一個大籠，籠內放着一個豬，籠上插着一面大旗，旗上寫着一個大字——支那。如果真有這種事實，也許是康有為乃至丁仲英等的宣傳方法，尚有未善的原故。不然，多把我們的固有文化宣傳到國外去，使他們了解，那些野蠻民族，何敢把這個文明古國，當作豬看呢？

日本人多麼蠢呵！學了幾百年中醫，忽然盡棄所學，把那些千古經驗良方，丟到海內，絕不反顧地轉學西醫。到現在，日本所出版的各種醫學（西醫）雜誌，大有汗牛充棟之勢。日本人蠢到如此地步，所以他們派十幾萬大兵到山東來，遇着三千中國兵，便嚇得老鼠見了貓一樣，退避萬舍。

我想到這裏，不得不希望像兄這一類的人，出來作先鋒，打鐵桶了。兄現在這種努力，影響極大，不是西醫們所能做到的，因為西醫出來同中醫對壘，總免不了有擁

護飯碗之嫌，惟有第三者出來說話，才足以使人心服。

紹原謹按：（1）我國的「驗方」真多，不信者只須看看本草綱目與本草綱目拾遺兩部大書所引的古今藥方書，和那部流行極廣的驗方新編，以及目前中醫刊物上面登載不絕的那些經驗方子。這些現存的驗方的數目已經可驚，然攷古者尚能舉出許多古逸方給我們看。（今日從一家相熟的書鋪借到清人鄭文焯的「大鶴山房全書」，見其中「醫故」下篇所輯的「古逸經方」和卷首所補輯者共有八十餘種之多。「醫故」有俞曲園，日本小雨蒙，陳壽昌三序。陳氏死後，周松雲購其書版彙刊為「全書」，庚申葉德輝叙。）此外則民間或草頭郎中們口頭相傳而為儒醫所不及知的方子，必也不在少數。這些古方俗方偏方單方的蒐輯，董理，審察，逆料新醫學發達之後是不會沒人擔任的，在其前則李先生所云很可以供我們一般的人參攷，因為他的話給我們一種觀點，使我們不至於籠統的隨便的相信一切所謂「經驗良方」。人生一切方面都有無數的迷信謬見在蒙蔽我們，妨礙我們，損傷我們，故凡喚醒我們，使我們成為更有批評的眼光的人者，都是我們應當歡迎的。

(2) 擁護新醫學和增進國民對於他的信任心之一件大工作，依我看來，大部分須由新醫們自己和其他受過自然科學生物科學的訓練的人們去做，至少也應由他們負切實指導之責。聶雲台先生因為替中醫賭捧場而鬧了笑話，經李先生指出後，似乎已無疑問。但是我這樣雖相信科學與科學化然於中西醫學及生物科學都是門外漢的人，替新醫學做先鋒時，一個不小心，也免不了鬧笑話。新醫及其他較有資格的人們請騰出一點時光與精力來表白自己並攻擊新醫學的敵人吧。我們第三者允許作公平的仲裁人便是了。

十七，十，十四。

(三三五) 替泰西人擔憂的一位醫學復古家

兼考據家

下見北海鄭文焯(叔問)所著「醫故」(光緒辛卯，西一八九一，俞曲園序，又日本小爾蒙鈔；書在大鶴山房全書內)下卷「注藥」條：

比年泰西諸國丹藥盛行，率多苦澀之品。初錢塘吳尚先惟傳大西洋十寶散，其藥十品，皆華產，以之注劑，輒驗。相傳彼國醫院治疾，有如「華陀傳」所

云剝破腹背，抽剝積聚，斷截滿洗，既而縫合者；特慮無元化之神膏，則束手受敗而已。

鄭氏頗不滿於當時的俗醫及官醫，然又知醫不可廢。他用考據方法治古醫典，辨明它們不是(或不全是)黃帝扁鵲仲景叔和之書。但他又以為「古之醫工，皆有高義」，而唐及其前的著作究竟「近古」，因此他主張醫學復古，次敘經方，斷自唐代，「自唐以後，雖有名篇，吾無取焉。」(看自序及上卷總論)。這主張固然已經過了時，但他的考據似乎向未。我覺得現在那般侈言歧黃醫學的中醫們，尤其有一讀此書的必要。

十七年十月十七夜

清代醫學界中也有梁啟超所謂「以復古為革命」的現象，不知他所著「清代學術概論」言及之否。

(三三六) 古人果有窺見五臟之法乎？

先秦自然學概論一冊 陳文濤著 共一七二面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年初版 定價五角
此書第七章「先秦之光學」中有云：——

……古人似又有窺見五臟之法。列子仲尼篇：文擊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擊自後向明望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史記扁鵲列傳：長桑君

與扁鵲藥，使飲以上池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臟癥結。西京雜記：咸陽秦庫方鏡，廣四尺，高六尺九寸，人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上舉三事，語近無稽，然以近代郎根光線之發明證之，則窺見五臟亦非不可能之事。特未知當時文摯所用何術，扁鵲所飲何藥，秦鏡何物所治耳。(面七五)

上引列子，史記，西京雜記三條，都純粹是傳說而已。陳君用爲自然學史料，我們完全不能同意。前二皆可說是巫醫間的傳說，第三條(秦鏡條)則爲鏡的傳說，但巫與鏡是有密切關係的，故此三可總稱之爲古代巫的傳說，或云古巫自誇之辭。自誇之辭，當然無稽；治史者必從裏面去找「自然學」「光學」，實在和愚人之照樣相信它，是同樣的入了迷途。

陳書只節錄列子，其全文如下。

龍叔謂文摯(張湛注：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

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家，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見，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乎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張注：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聖人心有七孔之說，是舊有的；文摯能洞見五臟癥結之說，也許是舊有的。所謂「列子」者，似未必真相信此二說，他只用爲「底子」，造出一個寓言，以喻龍叔與聖人尚相差一間而已。今陳君用爲古人能窺見五臟之證，列子有知，恐怕也要發笑，豈但我們今人覺得詫異已哉。

古人必無窺見五臟之法；郎根光線云云，適成其爲「六孔流通」者之語而已。

(三三七)中醫應出洋留學論

——中醫學校的學生們特別注意！——

十七年一月三日，我在上海南京路從一位常州口音的

報販買到康健，衛生，社會醫報各一份。這三種週報之中，前二是中醫的刊物，且均始刊於社會醫報之先。然則新醫胡定安余雲岫輩之編印社會醫報，殆亦有所激而發歟。

「衛生報論壇欄，載有趙某『與中醫學校當局商榷改良中醫課程及加入學校系統事』一文。他的改革中醫學的主張，與天津葉古紅醫生之所見（見小品三一六）如出一轍，而文章的質量則遠不如之。我本不必為趙文再費筆墨，然我上次批評中西醫學匯通，不無未盡之意，趁這個機會補充幾句，也是好的。

趙某對於中醫學及中醫學校課程，認為有應革應興之事項各四，茲引其文：——

應行改革之事項

1. 將無法證明之五行六氣諸說。視為副學說。或編入古醫學。或醫史內。僅供稽考。
2. 將古書內經傷寒論等書之錯誤部分。斷然刪改。

3. 歷代大家註釋及著述。分別鑒定。嚴定去取。

4. 打破認醫學為文學之觀念。

應行興起之事項

1. 人身病理之解釋。應基於解剖生理學。
2. 藥性治療之解證。應基於物理化學。
3. 醫學所用文字。應用現代最普通者。及標點符號。

4. 盡量吸收西醫之優良。如救急法，及特效藥等。

這種主張說很容易，但是若真拿來實行，便有極重的問題跟蹤而至。假定『無法證明』與科學不合』的五行六氣諸說都被擯了，醫書中之『錯誤部分』全刪去了，又假定『西醫之優良』均已盡量吸收了，試問所剩下的中醫學是什麼和有多少？趙君云：『中醫之實質，為經驗不爽之效方』這句話我們可以條件的承認，因為我們以為世界上許多文野的民族中恐均各有若干效方。革新的中醫們於採用西法外，能夠認定了這些效方去為人治病防病，事誠大佳，但他們一旦若欲用為資料，組織成一種中國新醫學，則勢不能不於效方之上加以理論的說明，而此理論的說明，又如趙君所承認，非憑藉解剖生理物理學不可。這裏所說的解剖等學，當然是近代西洋的或云世界的解剖生理化學，尤之乎中醫整理古籍，嚴定去取時是用近代西洋的或云世界的醫學為標準。假定以上的話都與趙君所見完全相

合，可見得他是的確承認此後做中醫的人們必須對於西洋近代的或云世界的各種學問——解剖生理物理化學，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醫學和醫術——有極深切極透澈的研究。他的革新中醫學的計劃，若真舉來實行，是以近代學術破壞始，并以近代學術建設終。他的材料是中國固有的，但他對於這材料的大甄別和大改造，是要用近代學術的工具與精神。趙君的見解也許沒有這樣的痛快，但他所認為應與應革的幾項若見諸實行，而且澈底的做去，便成了這麼一件事——這麼一件「國人（限於頭腦清楚的）皆曰可」的事。

既然中醫（1）吸收西學之長，（2）整理中國舊醫學以及（3）建設中國新醫學均須以研究西學為始基，那麼他們該怎樣研究西學呢？此有三條路：（1）研讀國文的西醫書（舊的如合信氏之西醫五種，較新的如丁福保之醫學叢書，尤新的如湯爾和所譯書）；（2）在國內進一個醫學校（中國人自辦的如廣東光華醫科大學，外國人辦的如北京協和醫校或南滿路醫科大學）；（3）到外國去遊學。這三條路之中。想來是一不如二，二不如三。然則我們豈不是應該斷言，中醫之確有覺悟與發揚光大中國醫學之心者，應早日出洋遊學嗎！？

然而事實上如何：中醫中主張「匯通中西醫學」一創造

中國新醫學」的人，不是沒有，但他們也和旁的中醫一樣，忙着看病，著書，編報，辦學校，要求中醫加入學校系統，和攻擊西醫；其能信其所言，行其所言，毅然擺脫一切，出洋學醫者，予實未之前聞！我們也可以承認中國醫學急待整理，新中國醫學急待建設，和中西醫學急待溝通，然主張這些事的老先生和少先生們言而不行，不肯早點領護照到外國去求師，吾輩愛國與有「良心」者看了，真要活活急煞呢！

但是清醒的讀者們請放心：我決不至於這樣傻，巴望并勸告中醫們出洋學醫；我知道匯通中西醫學，整理中國醫學和建設中國新醫學的事業，不是他們所能擔負而且也不是他們真想擔負的；我心裏很明亮，曉得他們並沒有匯通中西醫學和建設中國新醫學的決心，猶之乎大人先生們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喚起民衆的決心。我以上的那番話，不過和他們開頑笑。請心肝脾肺腎先生們出洋，和請軍閥裁兵，官僚下野，買辦辭職，是一模一樣的戲言。

可是我寫這篇文的目的，不僅是和心肝先生們開頑笑而已；我希望至少有兩種人讀了我的戲言之後，能對於自己所處的地位與所負的責任，發生一點嚴肅的感想。（甲）現在和將來中醫學校的青年生徒們！你們的最進步的幾位

老師的理想，雖然大致不差，但他們並沒有實現那理想的資格與決心，所以你們應該趕緊另想辦法，不要為他們所瞞過，所耽擱，光陰是一去不復返的呢。(乙)全國的新醫們！輸入世界醫學和建設中國新醫學是只有你們纔能擔負的責任，努力吧，願意為你們做後盾的人，不在少數。

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寫完

讓我們每人帶些空白的護照在衣袋裏面，若遇中醫高譚匯通，即代填一份與之。

(二九八補遺)論人體學和人體傳說

我們上次會指明漢醫典中的諸臟各有所司說是野蠻思想的遺跡，并引了許多真正野蠻民族關於諸臟的傳說為證。茲又看到關於腎的一些野蠻傳說，抄出備用。

身體各部與生命安全最有關係者，澳洲維多利亞土人以為是腎臟的脂肪。他們相信如非被殺（此句疑脫字——江），人永不死。如人因病而死，必因敵人將身上的腎臟與脂肪竊去。人如多食這兩種物件，不特起死回生，身體且能加壯。故當他們殺一囚犯，他們必先取下其腎臟與脂肪。夜間謀殺者亦視此物為至寶，必得之然後快。故腎臟與他的脂肪在該處土人目下，純是一種物質，然因為人的生命所

托，又不受物理公例所限制，來無蹤，去無影，出入絕端自由，故亦為一種精神。下例證明此說。

B. SANCHEZ 嘗有土人獨行郊外（此句疑脫字——江），不久即奔回家，聲言腎臟為人盜去，其不即死者，只因拚力奔回耳。又他自己相信現已死了。術士 MACHON 立即施法補救，奔隱於黑處，維時樹聲瀝瀝，人皆信已穿過叢林向空中飛騰去了，少頃即回，未能得盜，自言非再細尋不可。乃復外出，約時三刻始歸。歸後不發一言，惟以拳猛擊土人之腹，時即言病已痊癒。家人大喜，病者徐徐取火吸煙，若無事然矣。北方 KALINDO 人亦有同樣事例。他們覺得人之腎臟即人之靈魂，一人生命安全與否皆視腎臟存在與否以為斷。若將此物失掉，即無能久延生命，有之惟求救術士或醫生，靜候彼等施法放回原處。

以上所引，出崔載陽著的『野人個體的原素與界限』一文（原登民俗第廿三廿四期合刊。）這一類的事例，西洋人類學家所知道的很多。在杭州不容易看到西書，故無法引給我的讀者看耳。

關於人身上的各種東西，人類已積存下不少的傳說，

謬見。至少中國固有的人體傳說，我們應負責輯存研究一下。單就臟腑而論，如漢醫典中的諸臟各有所司說（即小品二九八所論），道教的『泥丸百節皆有神』說（小品二九八亦論及），心竅說（看小品二五六），又如勇者膽大說，有心計者腸長說（看杭辛齋新譚屑初集卷一「大小腸長短比較」條），以及其他無數的傳說，自然都是好材料。若論臟腑以外的人體部分，則有拙著『髮鬚爪』（已印）和『血與天癸』（待刊）二書及從前登在語絲週刊上面的那篇講『吐沫』的文章。人身上的東西，除去臟腑，血，月經，津液等外，還有很多：頭略，手略，耳鼻略，乳汁略，精略，大小兩便略，生殖器略——這些以及其他的器官或肢體，當然都可以作傳說研究的對象。髮鬚爪中曾云世界觀人生觀之外，還有盆兒觀，罐兒觀，大小兩便觀等等待人研究。願讀者認清，那並不是戲言。

人體傳說研究，當然不能和人體學研究相混。人體學所研究的是人體各方面的真相，而人體傳說所探討者為世人關於人體的想像，傳說，謬見，謬行等的確，我現在以為——

關於世間一切事物（生物，無生物，社會制度，道德觀念等均包括在內），都可以有而且應該有（1）真相

研究與（2）傳說研究兩大部研究。又：近來有人好意的稱我為『民俗學專家』，然我自問我的興趣尚非『民俗』一詞所能包盡。

十七年十月十一夜寫。

人體器官傳說之又一例：『Hidropates』時，子宮被人認為一獸，據云它嗅着好的氣味則喜而趨之，又不耐臊臭的氣味，一觸鼻就要逃開，故十六世紀中葉 Amatus Linceus 之治子宮突出法，即令患者嗅麝香與香草的香氣以引子宮上昇，并於陰戶旁燒羽毛，置 Salutarium，云二者所發出的怪氣味可促該器官退歸原處——這個治法，他自以為妙不可言。（見 C. G. Chinnon 「醫學史導言」頁三七三，該書為 Orban 主編的「文明史叢書」之一，一九二六年初版。）

十一月十六日

開明書店出版歌曲集

訂正放大再版摘花
實價五角
中國名歌選
實價一元

眠歌

陳醉雲

哦，這來自隔院的聲音，
這發自慈母口中的低吟，
雖然是薄寒的黃昏，
也彷彿大地回春！

唉，這春氣的泛溢，
這微波的鄰鄰，
鄰鄰地融化了我凍結的心，
使我幻想那童年的光陰。

孩子們啾！
你們真是幸福，
舉着小小的脚步，
正走在最幸福的薔薇之路！

那薔薇之路呵，
祇有快樂，沒有愁苦！

然而這路我是早已走過，早已遠阻，
如今是正走着崎嶇的險途！

在孩子們的世界裏，
原是從不知有險巖；
他們所見的，都是平坦美麗，
充滿着一片天機。

他們對於無論甚麼東西，
都懷着同樣的友誼；
就是對於火燄，毒蛇，
也從不嫌憎，疑忌。

但是入世漸深，
便漸漸在他們心中刻上了傷痕；
傷痕既增，
從此便失去了可愛的天真。

唉，這拭不去的傷痕，
這挽不回的天真，
安得再借慈母的歌聲，
替我們消除種種不幸！

啊，你聽，你聽，
這泛溢於黃昏的歌聲！
我彷彿又躺在搖籃裏了，
仰見頭上的樹葉青青。

搖籃的繩索繫在樹上，
我在籃中靜靜安躺。
蝴蝶飛舞於我的身旁，
小鳥呵，就在枝上歌唱。

還有天上的雲，揚着白帆，
似在蔚藍的海中款款輕泛；
有的更似白衣仙子，
在青絨的幕下往來遊玩。
它們都是我的朋友。

各有純潔的情感和我交流。
萬物雖然紛芸，
從不知道怎樣叫做冤仇。

那時我的母親呢，
她正在井畔洗衣；
榴花飄落滿地，
好像落花也有意慰藉她的勞疲。

她的身體雖然勞疲，
她的心裏却是歡喜，
她不時推動着搖籃，
輕輕地把眠歌唱起。

五月的薰風挾着花香，
困人的時日漸長；
她的聲音也像花氣一樣，
緩緩地在初夏的靜寂裏播揚。

這時呵，我的身子十分安寧，
有如蒼穹那樣寧靜；

祇有小心兒的憧憬，
却似浮漾於天空的雲影。

睡思如蜂翅似的顫振，
縷縷地從耳畔繞遍全身；
於是我的小小的靈魂，
也就如雲影之依傍於星辰。

那時我正是一個無罪的孩子，
清白的手上沒有瑕玷，
純潔的心中没有邪念，
就很自然地從夢裏進了樂園。

可是好夢照例不長，
幸福每被時間埋葬；
柔嫩的肢體，
會使你漸漸變成木強。

唉，如今我是久已遠離故鄉，
輕易走不到紅葉如畫的道上；
何況慈母已逝，流光難返，

搖籃與眠歌僅是一片空想。

歌聲是杳了，
甜夢是醒了，
祇賸得一腔懊惱，
被昏黑的暮色深深籠罩。

誰能夠把時日重遷，
回復那黃金的童年？
誰能夠把白骨重新，
回復那慈母的笑顏？

誰能夠拋下刀槍與棍錘，
替有罪的孩子懺悔？
因為他們都是無心的錯誤，
祇需要一滴慈憐的眼淚！

誰能夠發出溫婉的音響，
替無母的孩子歌唱？
因為他們受着疾苦與噴恨的重壓，
連自己也無法療治創傷！

秋夜

王佐才

隨手撩開礙路的山草，
 聽晚風吹去我身上的黃沙，
 蜿蜒曲折的走上欽天山，
 北極關頂飛過點點的歸鴉。
 石堆上破鼎背着晚照。
 那是人類歷史的遺跡。
 無錢電架矗立山巔，
 我怎麼給老母流浪的消息。
 迎風步上半成的觀象台，
 山下的屋舍只見些輪廓，
 紫金城如一條灰色的長蛇，
 已經吞吃了不少的骨肉；
 北望昏黃中的長江，
 隱藏在輕薄的夜霧中，
 不見滔天的浪水，嶙峋的島嶼，
 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迷濛。

這時節慢慢的遠林如燒，
 一會兒月輪掛上樹梢，
 大地似披上了一身銀白的衣裳，
 我們聽一林秋蟲的低唱。
 蟋蟀聲如戰士殺敵；
 促織聲如織婦夜泣；
 樹鈴聲如浪者行吟；
 一聲聲鼓動我的心靈。
 就清白的月光中我見玄武湖，
 湖水蕩漾着人間的樂苦，
 那裏有五洲的縮型，
 也有如葉如雲的浮艇。
 天空忽的扯過一片白雲，
 我想起了我瘦削的身影，
 牠追隨着我的長途，
 曾不因我的詛咒而拋棄我。

走下險峻的石徑，
 兩旁草花隨風舞腰；
 鼓勇走上雞鳴山，
 聽破人迷夢的雞鳴。
 這裏是梁朝的舊蹟，
 雞鳴寺的牆上不是留着血淚？
 夜風飄過寺後的松林，
 更隱約聞梁帝椎胸啼泣。
 講談着坐下草地，
 我在蔚藍的紙上，
 寫了幾個閃爍的字，
 表達我鬱積的哀意。
 林中飛出深沉的木魚聲，
 頻頻的逐去我的悽哀。
 容我們低頭懺悔吧，
 我們都是看守羊圈的人。

九月卅日夜，到京後第三日。

玫瑰

(新詩集) (陳醉雲著)

這部集子裏面，包含着「玫瑰」
 「海的舞曲」「月光」「眠歌」「落葉的輓
 詞」「秋」「解脫」「忘了我罷」八篇長
 詩。

印訂精美 實價五角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春潮書局出版
 上海四馬路樂羣春潮聯合書局及各
 書店均有經售

大題小做

把政府與人民當作賭品嗎？

醉雲

跑狗場是上海新興的一種賭博場，社會上公正的人士，都在痛恨而且反對；可是因為那些辦跑狗場的人們，假借着帝國主義者的護符，所以依然還在誘惑人家去一傾家蕩產」。現在，逸園跑狗場的老板葉琢堂氏，却更進一步而兼充浙江省政府的委員了。這果然是人民的公意嗎？據說現在正是勵行訓政的時期，正在教人民以四權的運用。我想：人民如果真的知道應用選舉權，大概不至於選舉這樣的人物罷？人民如果真的知道應用罷免權，像這樣的人物，大概是正在罷斥之列罷？

當從前孫傳芳做着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時候，上海的一

班所謂「買辦」，「名流」也者，都很賣力的替他歌功頌德，並且公開的歡迎歡宴，口口聲聲的「孫聯帥」，「孫馨帥」的叫個不住。現在，這班人竟應用做慣投機事業的手段，又投到革命的隊伍裏來了，有的是做了什麼委員，有的是做了什麼廳長，將要毫不顧忌的來侵蝕革命的事業了。

民國元年的時候，國民黨容許那些官僚政客加入，致革命的事業功敗於垂成，空費了許多義士的精力，空灑了許多先烈的碧血，這是總理所引為莫大憾事的，也是有識的人們要痛心疾首的。現在，好不容易，做到了「北伐完成」的工作，這時豈但是守成的時候，而且正是急待改進與革新的時候，不料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竟容許那些投機的政客加入，而且更容許那些投機的買辦也加入，怕又會演出民元的覆轍來罷，這是何等可怕的危機呵！所謂實

現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建設廉潔政府，剷除貪官污吏者，並不是幾句空話，應該語語去實踐，處處用事實來證明！我願負有革新責任及建設重担的執政諸公，多在這些實際事項注意一點，警惕一點，不要再做總理的罪人，不要再以人民的生命與先烈的熱血作「孤注」之一擲！

從前有一句空話，叫做「親君子，遠小人。」爲甚麼要「親君子」呢？因爲君子能發諍言，可以匡救他的過失。爲甚麼要「遠小人」呢？因爲小人祇知阿諛，足以助長他的罪惡。況且私情與公務，完全是兩樁事情，決不能拿國家的官職，來作餽贈的禮物！以少數人的彈冠相慶，而造成時代的苦悶，這更是何等嚴重的錯誤呵！

社會上每每有一種奴性無恥的人物，專門強充各界領袖，冒爲各界代表，以「迎送」爲專業，沒有節義，不知是非，祇是像蠅蛆一般的向着勢力逐臭，並且把留毒與遺禍到處傳播。所以我敢說：奴才不死，國亂不止；此風不除，三民主義也難澈底實現，人民也沒有幸福之可言！

環顧國內，雖然有着許多報章雜誌，但祇是看着民怨沸騰，不能作人民的喉舌，代表真正的輿論。諛辭亂真，正義鎗沉；祇聽見奴才們的歌功頌德，不容許諍人們的指陳得失，這豈是民主主義國家的好現象嗎！所以我實在忍

不住了，忍不住要向「貢獻」借一點地位，把這幾句話貢獻給國民政府的監察院，並且把這幾句話貢獻給當世的執政諸公！

十七，十一，二五。

大大題小小做

寶柏

十九

李離先生在中央日報藝術運動裏用了我們「大大題小小做」的材料建起其「藝術問答」底「爐灶」了。

他是不把這些「一點一滴」的記述當作「徒然標奇的俏皮話」而看作「真心」認爲成問題的問題」的。

在我們真心地感謝之下，「寶先生」還願再送上些「爐灶」底材料。

『搬運伏』

不事種植栽培而祇往外去「搬運」的，不是「園丁」。

不是親手採得的「繁盛的葉，豔麗的花，同肥美的果」總送不得心坎裏的情侶的。

在看夠了吃飽了麗花美果以後，反會憶念起「枯葉」來的。

長途跋涉，遠出版賣的人底籬檐裏，有時也會發現經人裝飾過的「故園」底「枯葉」與經人栽培過的「故園」底嫩葉而悔自己不該出重價買來的。

我們看見高聲嚷價的「販賣者」，自矜勤勞的「搬運伙」而沒有看見關在荒園裏的「園丁」。

「中國底靈魂」

「靈魂」是不能讓她飄盪，總得要有個着落，有個皈依，所以指揮刀，畫像，遺囑，書本等等，都是「靈魂」底掛鉤。所以離開「古舊的牌位」底壓束，即刻就得向「簇新的」的裸神前跪下，靈魂才算得救。

懂得皈依懂得跪地的人是最懂得靈魂而最有靈魂的人。

「中國已經沒有現在的中國——現在中國底靈魂，」這是廢話。

「清運開」

我真分不出「下流」人底「茶館」與上流人底「咖啡館」有什麼分別。

——當然囉，這是下流人，流氓，店夥，野鷄，那是上流人，文人，藝術家，閨秀。

祇要是書本上的韻事，雖下流，亦高貴；祇要是藝術

家，雖偷竊，亦有趣。

祇要是……雖……亦……。

「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

反正，「茶館」總是「下流」的，「舊劇」總是「不合理」的，「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總是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而「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總還是「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這是毋庸再懷疑的。

如果說最下流的东西也許就是最高貴而值得注意的至寶，最不合理的地方也許就是最使人耐味而最接近真理的處所。最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也許就是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或至更不如。——這是不會使人相信的。

我要為茶館，舊劇辯護，並向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為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辯護，請求幫助原是多事，很顯明的話而反有使人迷糊了的回駁是一定的。

「到民間去」

如果我底仇敵要談革命，那末我就絕對不談而且反對，即使我也曾革命過。

如果人家都說「自然山林」底好處，那末我會找出「都會文明」底重要與妙處來對待。

如果我到過外國，「希臘化」了我「自己的環境」，我就

要普天下都「希臘化」。

如果「民族主義的藝術」的名詞還動聽，那末我倡道「希臘化」之餘也來提倡一下「民族主義底藝術」。不管自己在打噴嚏。

而且我還得嘆「到民間去」。雖是我着漆皮鞋的腳永遠在光滑的跳舞廳裏，我底頭永遠頂在天花板底下。像我這樣不在「民間」在天上的人，正應該這樣喊嚷，才表示出我志願底偉大思想底平民。

「宣傳宣傳」

藝術家底藝術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對外表現；如果一定要「宣傳宣傳」的話，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傳品。藝術教育者固然還有「藝術運動」，表露作者底作品以外的宣傳與介紹，以增進藝術作品底「公共的效用與教育的效果」；然而也得充分地預備着藝術底內容。總之，談藝術，先得有藝術，無論作品與學理。空洞的宣傳除為私人空吹牛以外不會有什麼好的效果的。

孫中山因為有他新的認識與主義從事革命底志願與毅力，和「改造中國」底信心與理論才敢「以改造中國為己任」而負起中國底「重大責任」來了。他要宣傳，因為他有主義，他要改造中國，所以他終身革命。藝術家如果不要

藝術本身底製作與表白，藝術運動者不事藝術本身底探討與發揮，還有什麼宣傳與「負責」。總之，藝術家對於藝術本身負責就是他底「重大的責任」。

「體面」

「你要請客」就得預備「好酒」，如用「酸酒」請客，假使我就是被邀的客，我就是罵主人的一個。

如果你祇是邀幾個知友談談心曲，那末，即使連酸酒都沒有而祇一杯清水，我必也感到喜悅，假使我是被邀的一個。

如果你有數十年的陳酒，奇香聞了遠近，雖不經主人之邀請，亦必登門自求作客，以冀痛飲。

酒徒飲酒祇為自己痛快，然善飲者亦願找知友對酌。而所飲之酒亦必自己寶藏之好酒，（雖或竟有酸臭而不能飲者）如果要設宴「請客」，則必失去飲酒之本意，不為自己求痛快祇為飲酒以外的作用。雖也有為社會為人情做美，但也個人為私情作惡，且所飲之酒必須斤斤估計數量與好歹而求諸市肆從事販運。

「大領結」

我曾經碰到過這樣一位小姐，因為我自己一句不客氣評論的話，誣陷得我無從辯白。我說：「你剪下了頭髮即

剝就著起高跟鞋來了，你胸前帶着大領結是有點像妓女的絨球花的。」她就大哭大跳說我「不該左一拳打亂了她舊有的千百年傳遞下來的青絲髮，右一腿踢落了她的新式的高跟鞋」。除如此拳頭的打倒工作而外，「却明明地又扯掉她胸前的大領結」。而且整個地「打倒了」她。

冤哉，我想，我很「老實」地忙于「拿麵包」的乾枯的手，斷不至于變成「專為扯掉大領結的白軟的手」而污辱正在提高地位的女性的；更不敢藉此博怪名聲而希冀得到意外的麵包。

「飽嘗與嫌棄」

我正不知道「好」「壞」等標準在什麼地方！

這是對的，時髦的一定是好，不時髦的一定是壞的。中國底八仙，三星，麻姑，八結，雲頭是不時髦的，壞的，西洋底裸神「耶穌」釘死像，「亞當」，「夏娃」，「愛神底箭」，希臘的古琴是時髦的（？）好的。

這也是對的，我會學過的中意的是好，不曾認識的不中意的是壞的。大家都在壞的一定好的，沒有人過問的一定壞的。不過壞的東西給別人愛好過的也是好的。

別人會追求探討新的認識，發現新的愛好而不論新舊西洋東洋不管好壞而祇求真理。我們祇跟在人家後面以人

家庭愛好為愛好，以人家底認識為認識，以人家底好壞為好壞。

一般人固跟着時代在潮流底旋渦裏打轉而不自覺，如果藝術家而自願如此，則墮落已極。

「尾巴」

我從不「固執地，似乎非要人人都先學一學（或者做一做）什麼不可。」

我之「對於中國底藝術之態度問題」之「譚之又譚」也祇不過見到了人之對於西洋底事物與藝術跪倒了又跪倒所以談幾句淺薄的話。

一經答辯，解釋了又解釋，話又說多了，而且像煞有介事了。

我，「寶先生」既然會對於藝術底問題「譚之又譚」，當然也是畫畫的人而對於藝術有興味的人，或竟也是想藝術運動的一個。雖然因為沒有學問不能有什麼「明白告人」的貢獻，使人「不得不欽佩」的「精神」。然願願把自己底態度頭腦弄弄清楚。我想還不至於「明於責人」吧，而或至於拆自己底臺吧！

在「中國底靈魂」一段文字裏李維先生有很響亮的一句

話：

「病的色，新的氣，矛盾的行爲。」這句話雖不甚了然，但於我頗有用處。我是病窮得畫不出畫，寫不出文章而且喘不出氣，確乎是有「病色」，但還不至於以「利刃自抹」而自己殲滅中國底病的靈魂，或向新的裸神前跪下以救拔中國底病的靈魂。還有那「新的氣」希冀「表現現在中國」（底下的我底自己底靈魂底）「東西」。

我是希望我有這樣矛盾的行為，如果這真是矛盾的。

我一個人是要自己救助自己底靈魂的。

寶

被金錢壓着的小題大做

春 苦

上海街上設起許多公廁了，門口寫着：「此是公共廁所，入內不取分文」。中國人之怕被錢壓死，不但被壓着自己知之，即專以金錢耍把戲的英國人也曉得了。不過這把戲未免太尊視了中國人，這未免太贊許中國人的忍耐性了。夫大小便實人類最神聖最不可忍之事，人有不顧節

義不顧人類者，卻未聞有爲了什麼而不顧大小便者。而「大英國人」卻承認中國人的忍耐力比對於節義對於人類還要堅強，即什麼民族都不能忍耐之事如大小便亦能忍耐。他們決定凡中國人走過公廁，倘若寫着每人每次付錢若干，則即使是大小便萬分緊急時，也決不肯伸脚走進去。倘若爲了怕人不知道這是公廁，那末只寫公廁兩字就夠了。這正與電車一樣，上面必定寫着：「穩快價廉，大衆可坐」，也是怕的中國人的忍耐好脾氣。

且慢，不取分文實在是該貴國人最高明的謊話，電車上說的大衆可坐，沒有錢的就得推下，聽飽一大陣瀟三折白黨的罵聲，但這還有「價廉」的廉字是有一半坦白性的，不能受責。至於這不取分文的公廁，倘若你真是十分緊急時進去，等到覺得有些輕鬆時，抬起頭來，忽然比剛才的緊急更緊急了，原來旁邊沒有草紙的呵！倘若你身邊的信不是要終身保存的情書，還可勉強「塞」責，否則只有掣雪白的手帕偷偷的用過丟掉。天下有不備茅紙而不取分文的公廁當亦不算難事吧？

然而事情還不致如此嚴重，同時也不十分輕巧。公廁裏有着一個當壯青年，懶洋洋的掣着茅紙，倘若你給他一個銅子，你就有一張草紙，不必用你雪白的帕與可愛的

情書。這雖與「不取分文」幾個字衝突，但我並不要講金錢問題，也不要講文字問題。我看了這青年想着了一切人。我因為他所做的事是為人賣大使用的草紙，事既卑鄙，勞力亦微，所以看他不起，這實在是我的淺薄。小孩的見解，以為賣刀賣鍋者不及賣果者之能幹，因為果子美麗而高潔，賣魚賣鳥者還要能幹，因為是難以捕捉。但當見背老虎皮賣膏藥者，更肅然起敬了。其實萬事有什麼難易，各人各試其技而已，試而成功，便成了可貴的成功，原來還不是與失敗者一樣嘗試嗎？無非是大家有了這生命以後藉以消遣的把戲罷了。或者說，雖然萬事都為消磨生命，使用人的與侍奉人的當有高下之分。我則竭力否認，為人掣草紙與為人修道路，為人判是非有什麼高下可分呢？做官不等於掣草紙嗎？

不過，在這虛無的世界裏，我還不能完全洗去一些高下的觀念。我以為，被外力所壓迫而服從，卻刻刻想望其他目的而不去實行者，便是卑鄙怯弱。例如做着賣草紙的事，並不提起精神的做，卻刻刻想做官而不能實現者，正與爲了要用錢要有地位而勉強維持着官職者一樣的沒有意志，一樣的下等。

拉牽許多，是小題大做了。



附錄

旅法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

宣言

世界上有些於人類有害的事，人反誤認為好事。又有些於人類有益的事，社會上倒不知注意。因無人注意，所以雖是好事，亦不能成為問題。昨閱三民報，見載有中國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優待華僑學生的條例。忽又想起胡適之先生，當初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演說錄中，內有一段，頗足令人注意。他說，「美國有一種改良社會的事業，名為平民居留地，是一般男女大學畢業生提倡和創辦的。他們專把平民家的子女都聚攏到一處，任他們撫養和教育。據說久住在該居留地的貧民家子女，其知識和程度，遠勝於中學校的畢業生。」我們受了以上兩事的衝動，因之聯想到

旅法華僑已生了不少的子女，這些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將來如何解決。同人等因受良心的命令，願順應了一般結婚僑胞們的需要。所以特聯絡起來，組織了一個機關，以便催促華僑子女教育之進行。我們還因有以下的幾個意思，所以更覺得有組織這個機關的必要。(1)嘗聞民族雜婚，精神方面可得美善之結果。注新血液於社會，社會上可得新健全份子。這個道理，當然要向科學領域內去找。然證之一般華僑子女，大可以引起我們研究的興味。所有華僑和法女結婚者產生的子女，果真是各個聰明非常。若使這一般聰明新奇的子女，皆得受了相當的教育，將來他們對於祖國之供獻，定非淺鮮。我們到現在纔相信種性對流，真是人類社會的福音。這一件大好善事，雖以萬萬黃金亦是買不來的。(2)查華僑與法女結婚者，以「參戰華工」佔大多數，學界佔數次之。他們大約皆是自吃其力，生活上並不豐富。他們祇知道賣了苦力去換麵包。決沒有智力和財力去培養他們的聰明瑰瑋的子女。(學界當屬例外)人類社會因經濟的不平等，以致造成知識的不平等。又因知識不平等，所以窮的總是窮，富的總是富。在這太山壓頂的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正不知壓死多少有天才的子女。然細考各國之領袖人物，又大半皆屬勞動家子

弟出身。所以我們覺得這些華僑的子女，正好像荆棘叢中一棵芝蘭。現時若能在西方加意培養，將來移到東方去，定可大吐其華。(3)旅法結婚的華僑，大半皆以作工圖生存。以法國生活程度之高，工資之低，即維持二人的生活，已患不足。及產生了子女，自然愈感覺困難。至於他們子女的教育經費，更是無從籌出了。這些子女既無受教育的机会，將來長大成人，仍不過繼續他們的父母，過馬牛式的生活。或者還須不如他們父母的命運。倘中國再無力保護他們，他們必更要受法國人的輕視。加之無產無識，勢必陷於困窮愚笨的狀態。試問以一般可造之材，任其墮入悲慘之境。至於他們的聰明，亦祇好付之流水而去。人事顛倒如此，豈非人類中一件大可痛事。想稍有良心者，必不忍坐視不一顧也。(4)嘗聞日本當維新之時，其吸收歐洲文化，猶如飢者求食，渴者求飲。未流所激，竟欲變日本之人種，為歐洲人種。實因東西風土不同，根本思想亦各異。西方民族根性之優點，誠高出於東方民族以上。然日本維新派雖欲變種，却未達到目的。我國維新家並未注意及此，偶然的反在法國得了一部份結果。所謂結果，即是華僑所生的這些子女。他們因血緣組合的關係，生於水土適宜之地，長於新鮮空氣之中。所以

皆是天生的聰明，純潔的心地。天賦如此，自當有受高深教育的權利。迴憶國內的兒童則不然，多半是生於醜陋社會之上，長於黑暗環境之中。年齡稍長，即被灌入些三綱五倫種種荒謬知識。活潑潑的一個兒童，必把他造成一個虛偽不自然的東西。正如把兒童裝在罎子裏養着。長大了一定像個蘿蔔樣子。我們所以主張在法就地舉辦華僑子女教育的緣故，就是為的一面防止這些子女亦變成蘿蔔樣的畸形怪物，一面為保持這些子女心地的靈光。以待他們的智識和行為，能以自覺自立了。那時就是遇有機會讓他們到了中國，必不至再以中國的習俗為準繩，更不至被中國的腐舊禮法所拘囿。將來中國道德之進化，社會之革新，端賴此輩子女負責。(5)中國政局之紛擾，社會之暗昧，這是人所共知的。然社會上缺乏健全份子，政治上無人材之來源。實為致亂之原因。請看國內無論任何黨派，每舉辦一事，莫不感覺缺乏相當的人材。旅法華僑子女，既皆為可造之材，倘能為他們組織一完善教育機關，使他們皆得受了良好的教育。將來他們學成德就，必將大有作為於祖國。國運前途，定多利賴這些子女。(6)中法兩國因血統混合和學術對流的關係，將來情誼上必日見親善。我們所謂的親善，並非是國對國互相利用的假意親善。乃是人

對人互愛互助的誠意親善。世界上能以打破國界的惟有學術和愛情。若能把這兩種精神，發揮而光大之。即可謀世界的總改造，求世界的總解決。人類和平，世界大同，就此已發其軼矣。

同人等相信以上幾個意義是高尙的。我們更自信對於此事之進行，是有決心的。深願國內外，凡是勇於為善的人，良心未死的人，肯向新社會做人的人。都起來對於本會予以相當的援助和指導。

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臨時簡章

(一)定名。茲由二三同志，為促進華僑子女教育之準備，特組織了一個機關，名為「旅法華僑子女教育促進會」。會址暫設里昂。(二)宗旨。本會以替一般僑胞之子女，製造受適當教育的機會。和為人類社會養成新健全份子為宗旨。(三)進行手續。本會因國內外人土，對於華僑子女教育問題多不注意，所以擬先事造輿論，努力鼓吹。俟運動成熟，本會的主張自不難如願實現。(四)重要工作。為僑胞之子女作適當的教育運動。創辦出版物，以便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助進華工承家互助社之組織與發展。促醒僑胞。

務使皆能以自知自動的向政府要求辦理僑童教育。要求各界熱心人士，為僑童教育籌募基金。聯絡國內外一切教育事業上之機關。設法在僑童之居留地，就法國小學校內附設中文課。(五)會員。凡表同情於本會者，一概歡迎加入，勿須經人介紹。(六)職務。本會暫由同志中推定書記一人，担負全責。俟日後組織完備，再設董事部和幹事部。(七)義務。本會會員，暫時既無一定之職務，亦無一定之會費。惟由各個人就力之所及，以助本會之發展。或以著述演說為本會之鼓吹。或以經濟為本會之資助。惟會員自入會後經過一年，對於本會永未出力者，即失其會員資格。(八)經費。本會應用經費，應由本會會員集助或由會外熱心人士捐助。(九)會期。每月開常會一次，以討論進行方法。如有特別事發生，當由書記召集臨時會議。(十)章程。本會之正式章程，將來應由大會另行決定訂之。

一般月刊

十月號要目

建設時代的建設計劃	程祥榮
影像	陳之佛
少男少女須知(續)	魏肇基
弱者	宋
悲累阿士和梅麗桑	飄蓬
歐行隨筆	薰宇
詩人	施少素
由上海到巴黎(續)	黎烈文
一般的話	豈凡

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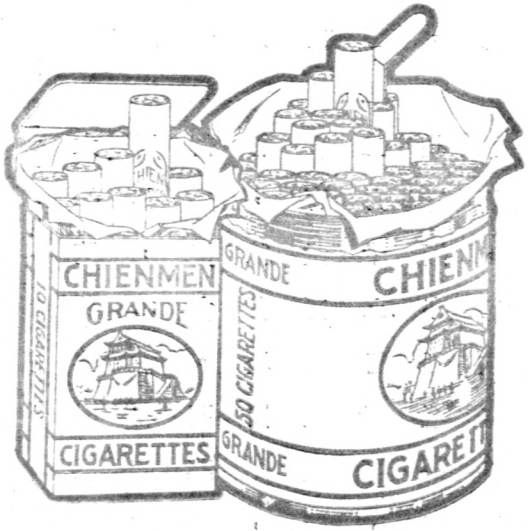
教育部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原定名爲大學院美術展覽會，茲因
大學院改爲教育部，本會名稱亦隨之而
改爲教育部美術展覽會。開幕日期本定
十八年一月一日，緣會址問題，決定遷
移上海西門新普育堂國貨展覽會會場，
故不得不延至二月十五日開幕，期間仍
爲一個月，徵集時期亦延至一月十五日
止。自一月一日起，即在新普育堂設辦
事處。特此通告。

北平
★ 1956. 5. 16. ★
期刊庫

大前門

素負盛名之高等香烟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

購